

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集元

ハ6  
2478  
1





2478  
1-4

光緒壬午孟秋鐫

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  
顯協天大帝寶訓像註

檀國顯聖殿藏板

內井

序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朱宗之其教人以為善而去惡也必先奪其禍福之見故近世勸善之書主於事應者多為學者所排擯然程朱之說蓋究極乎天道人事之變故必決去學者私意之伏蔽而後可以順性



勸

命之理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道其常，使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懲，以定其趨向。其義實兩行而不相悖也。夫學者日誦程朱之說，然能篤信力行，而不少留其私意者，幾人哉？而欲以達於農工商賈婦人孺

子難矣

所

關

關

公訓言不知所自，始相傳以為術者，降神而錄其語，茲復輯奉行者之事，應而繪之圖，以刊布焉。使覽者披其圖，以傳其事，雖不曉文字者，可以口授目視，耳聞而相感動也。夫房中之樂，女婦之常事也。而周公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



天下吹豳詩擊土鼓逆暑迎寒以勸農  
者是編之作亦此義焉耳學者果能盡  
性命之理自無取於此然亦何事排擯  
以阻中人向善之志與是為序

雍正九年歲在辛亥陽月

吉旦

叙

是書之刻成於雍正辛亥歲距今六十有餘年久而易闕  
理勢然也刻之者不傳其姓氏然觀其句櫛字比繪之為  
圖證之以事懇乎有勸善懲惡之意莫為之後雖盛弗傳  
矣壬子秋糾同志者而新之遂補其缺略以完經文之舊  
閱甲寅仲夏而工竣集腋成裘故遲之又久如此也夫好  
善惡惡人有同情而觀象玩辭則斯圖未嘗非興起之助  
第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好善而不能為惡惡而不能去是  
有其辭而無其德君子之恥鬼神弗福也雖然謂力行者  
卽以求福耶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程子嘗言之矣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朔日識







請試吾刀。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  
師尊。信朋友。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  
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  
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  
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讐解釋。斗秤公平。親近  
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  
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  
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  
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

騙

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  
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  
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  
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  
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  
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托說昇天。斂物行淫。明瞞  
暗騙。橫言曲語。白口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  
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  
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蠶。殺身亡家。男盜



關聖帝君寶訓卷一  
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善惡  
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  
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  
持誦。凶消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  
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  
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  
厥志。

關帝寶訓像註卷一目錄

人生在世

東平王 寵錫賢王 陶侃 惜陰運甓

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

楊繼盛 疏劾奸相 冷昇 遠尋父櫬

顏 觸 知足不辱 張千載 魂隨義友

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既死可謂偷生

賈似道 辱殺奸佞 蔣珍 病由冥譴

崔呈秀 諂事奸宦 許敬宗 佞言易后

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  
神



第五倫 數視姪病 士夫 虧心神縮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

蔡元定 貽書訓子

勿謂閭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  
手理所必至

陳 瓘 自省勿欺 邵嗣堯 宦清却眷

况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孫 劭 詳觀冥錄

淫為諸惡首

汪天與 峻拒邪色 劉理順 贈婢不染

湯 聘 不淫舟女 賈 仁 悔罪求嗣

張安國 淫削科名 舟 師 虎搏淫兇

盜牛者 雷擊淫惡 張玉奇 淫受冥罰

程 珩 神庇不淫 稽 留 淫書惡報

孝為百行原

楊 乙 乞兒孝養 夏 暘 覓荔供母

張宗魯 負母逃難 朱 泰 孝感饒虎

王 經 不孝繼母 王 某 不孝嗣母

梅之灼 不孝生母 秦 統 不孝庶母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

劉 威 買証不從 范 標 幕賓直諫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何君錫 却金行義 郭日乾 樂善任譏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徐仙湄 神斬欺心 陳益修 神救義士

敬天地

胡九韶 謝天清福

禮神明

符仲信 冥譴慢神 曹基 敬竈祛災

奉祖先

秦克遠 病悟歸葬

孝雙親

戴華 哀感路人 薛包 依親情切

陶明元 孝感天醫 崔沔 扶母宴遊

嚴某 不孝敗家 宮詹孚 負恩滅祿

朱世寶 顯靈擊子 孔墳 棄墳被責

錢氏 神衛孝婦 辛氏 逆媳被災



人生在世

增論 關帝提起人生在世四字。須要細心玩味。不可作泛泛觀。蓋天地之間。人為貴。既為人。必不愧。不作。始足表異於人。既在世。必立德立功。差堪有補於世。俾人皆佩之。服之。震而驚之。曰。此大聖賢也。真豪傑也。斯貴矣。若使幼而壯。壯而老。一任悠悠歲月。不肯勉勉以成名。卽有稍稍聲聞。不能赫赫以傳後。乃庸碌者流。奚足貴。則人生在世一語。見得人生非物生也。既在世。恐虛在世也。有鄭重意。有希望意。有危惕意。有悲憫意。雖暮鼓晨鐘。未若此無聲之警醒也。昔虛皇天尊謂妙行真人曰。人生於世。如在寶山。種種善緣。皆為至寶。生不為

傳

剛



善一旦離世。是猶登寶山。不持一物。空手而歸。悔之已晚。然則人生在世。可不亟亟為善乎。

道光五年三月吉日吉時謹此一行當刪





漢東平王蒼好善。嘗語人曰。人在世間。無補於世者多。有  
 功於世者少。矧驕佚成性。溺於聲色貨利耶。彼人之溺此  
 者。以為世間之可樂。惟此不知。此等之樂。過去即空。行善  
 之樂。過後猶在也。一日朝明帝。帝問王處家何事足樂。王  
 奏曰。為善最樂。帝大加褒獎。詔賜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  
 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佩之。

拜



關帝廟川象柱

卷一

惜陰運甍

三



晉陶侃幼孤嗜學胸襟遠大謂士生斯世有窮達之分窮則淑身砥俗維一世之名教達則匡君定國留百世之勲名否則直虛生耳嘗自歎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雖燕居無事朝運百甕於齋外夕運於齋內以示不敢暇逸之意後爲八州都督晉世倚爲安危

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

增論天地間何事堪不朽哉惟此忠孝節義等事而已然此等事不可一例拘如匪躬致身忠也卽隨分盡職亦忠也立身揚名孝也卽菽水承歡亦孝也註孤寄命節也卽幽獨不欺亦節也扶危濟困義也卽簞豆不苟亦義也果盡之而無憾其於人道又奚愧歟無愧乎此則爵祿可辭矣白刃可蹈矣無愧乎此則磨而不磷矣涅而不淄矣纔是天地間第一漢子纔是天地間第一完人但見窮則廉頑而立懦達則勒鼎而銘鐘雖牧童樵叟猶歆其名野史裨官亦傳其事其可泣可歌爲何如者寧止當時則榮沒則已耶卽謂之不朽也可

託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陽明實錄

卷一

疏劾奸相

一五

陽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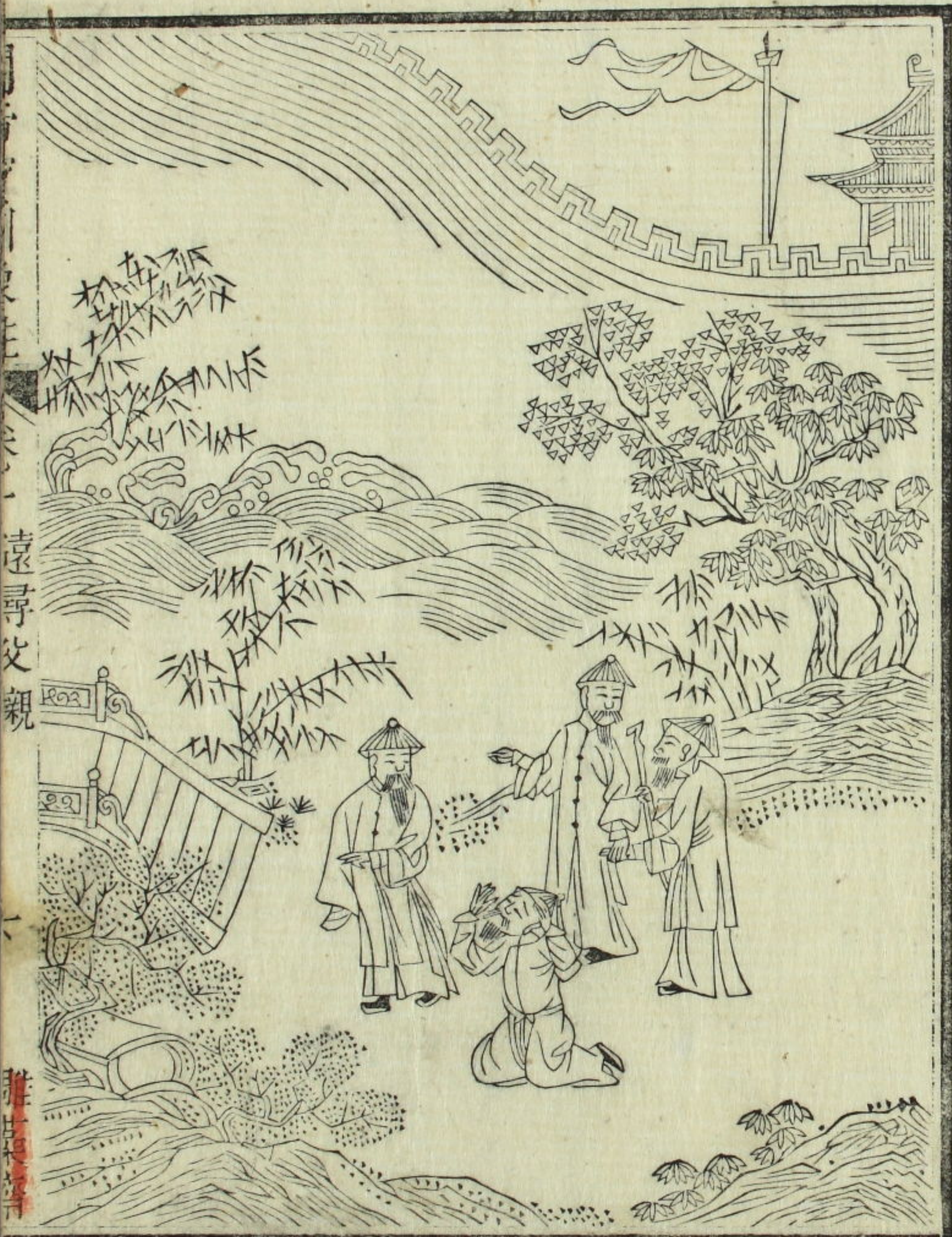
冊



明楊椒山公繼盛為兵部主事。值嚴嵩奏開馬市。公疏請  
 罷之。并劾嵩奸。奏上。貶狄道縣典史。後嵩以公負重望。欲  
 市恩。令附已。旋起用。陞職方司員外。公甫到任。即劾嵩二  
 十四大罪。奏上下。公於獄。誣坐斬。值朝審。公披枷鎖。赴長  
 安門。百姓數萬人。咨嗟。公口占一律云。風吹枷鎖滿城香。  
 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  
 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  
 原自不隨楊。臨刑時。妻泣問遺言。公云。浩氣還太虛。丹心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遂畢命。士君子哀之。至  
 今誦公詩者。猶不禁潸然淚下也。

吹

疏



遠尋父親

冊



國朝冷孝子名昇山東益都諸生。父植元好遠遊。明懷宗  
 已卯。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依肇慶道趙  
 進美往端州。冀便訟訪。一日有喬姓者。亦山東人。往西粵。  
 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  
 泣辭去。遡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達南寧。又  
 經遷隆思明。步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  
 父舊為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  
 父櫬於龍州北門外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敘其事。  
 為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  
 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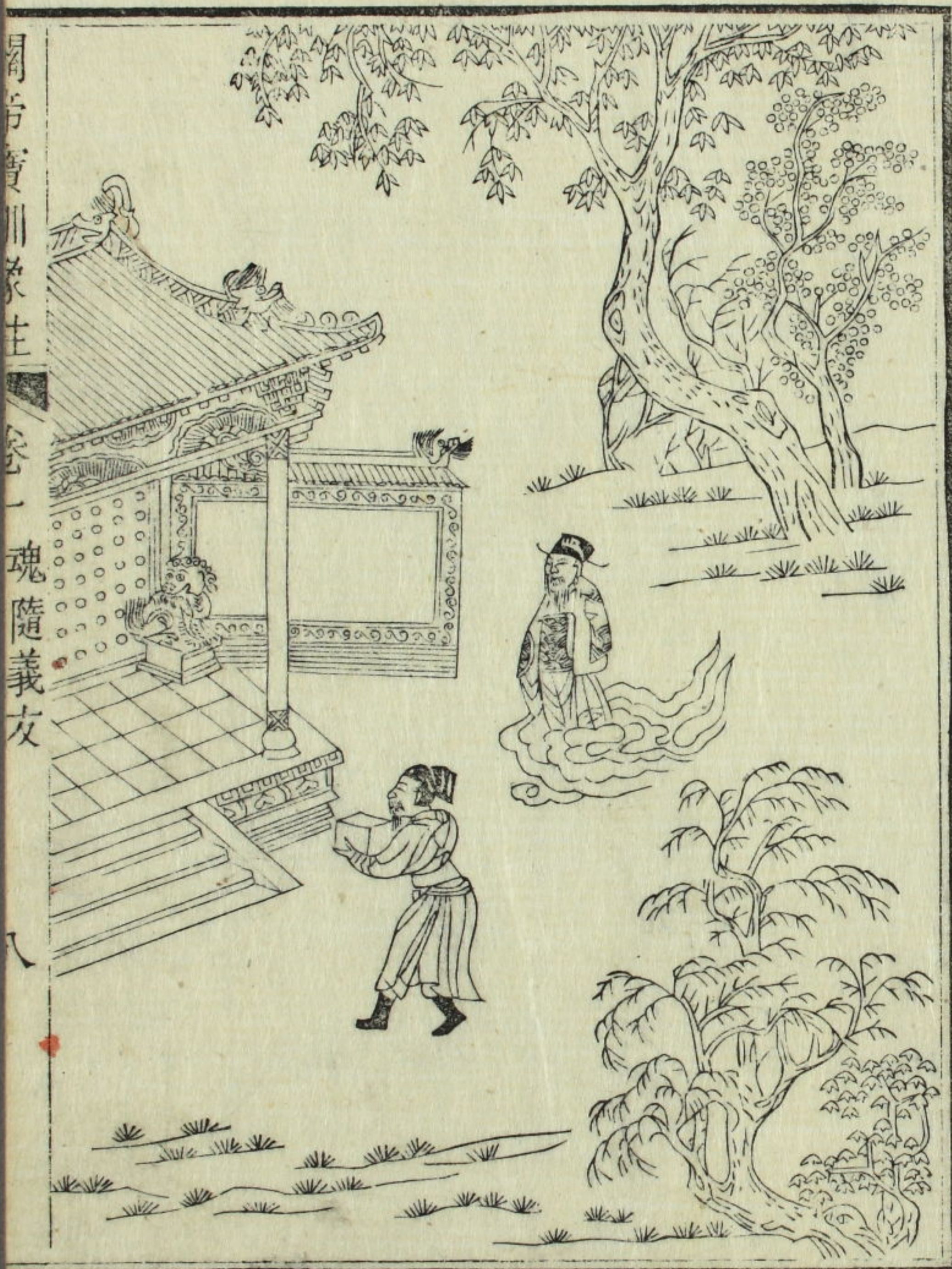
諮

敘





戰國時顏觸。隱居樂道。不以窮乏易節。嘗對齊王言。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蘇子瞻曰。此善處窮者也。峻節為不可及矣。



關帝實川象主  
卷一  
魂隨義友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文山義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毅甫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某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食無缺。又密造一櫬。文山授命日。即藏其首。火屍拾骨。置囊內。負之南行。付其家。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若此之義。百世下聞風。猶為唏噓感泣。

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既死。可謂偷生。

增論忠孝節義等事。皆人生性分內事也。烏乎不盡。如或不盡。則無父無君。無禮義廉恥之四維。厥心居何等歟。若此。不謂其心之昧。不謂其心之放。直謂其心之死而已。夫心何忍令其死耶。凡人行有不端。則色赧而心已死。並無所用其赧矣。凡人內有不正。則日耗而心先死。更無所形其耗矣。但見居然具人之形骸。而醜然滅人之至性。宛然服人之衣冠。而頽然壞人之名教。雖有身。猶如無身也。雖在世。不如歿世也。祇偷生於天地間。不足與於人之數耳。而人皆厭之惡之。嗟之歎之。以為忠孝兩虧。節義俱喪。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哀哉。







宋賈似道為相。奸邪不忠。作半間堂。與羣妾踞地鬪蟋蟀。一切軍情重事。漫不經心。欺君誤國。後為翁合所劾。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其父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時似道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逐去。撤轎蓋。暴行日中。令轎夫唱吳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洛陽橋。遇所貶葉李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以贈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闕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慚謝。至木綿菴。虎臣拘其子於別室。卽廁上拉似道胸殺之。天下稱快焉。

聊



關帝實則象生

卷一

病由冥譴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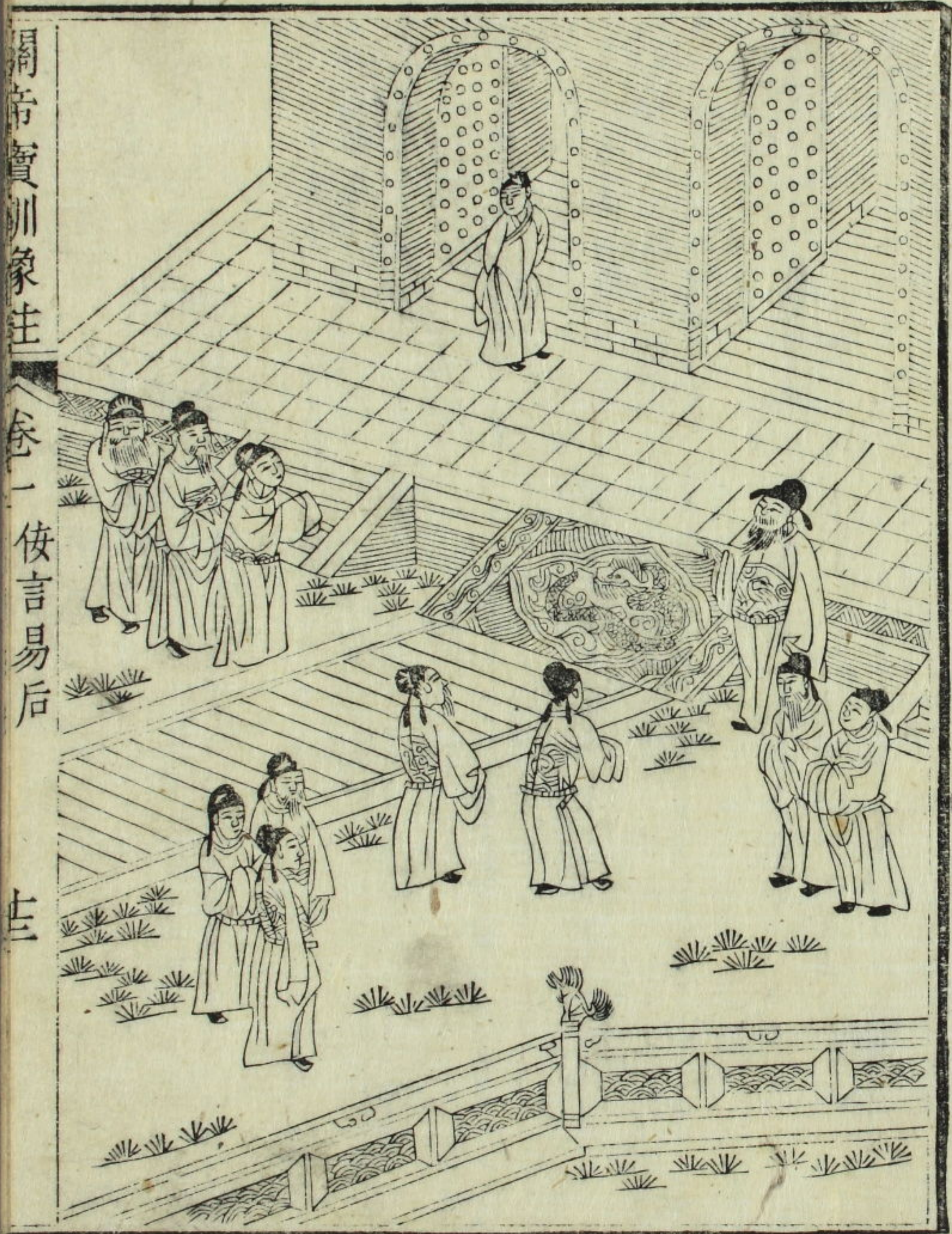
明蔣珍少年登鄉薦丁母憂有碍會試珍往前坐一月其妻曰功名有定短喪決不能中珍弗聽果落第選一推官到任五日其父訃音至珍隱而不言且收地方規禮一月後方詳報丁憂回家半載心窩生一癰百藥罔效時有閒雲道人能知真事珍叩問之道人瞋目良久叱之曰爾前世積福厚官至參政壽享七十但一為名而短喪一為利而匿喪孝道虧而天罰罄命不久矣珍慚悔無地癰毒攻內而死

癰





明崔呈秀但知趨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  
事無所不至甚且認爲義父溺器上亦刻義子呈秀獻迨  
忠賢伏誅并下呈秀於獄尋斬之



周帝賈州象注

卷一 佞言易后

七



關帝聖訓卷一  
唐高宗欲廢后立武氏褚遂良力諫以爲不可許敬宗宣  
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妻况天子立后何  
預外人事而妄生異議乎高宗聞其語遂廢后立武氏并  
貶遂良若敬宗之不義至今讀史猶令人憤恨云

凡人心卽神神卽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增論冥冥中有所謂神焉其德甚盛其威甚赫其洞鑒  
無微不至其感應無往不通世人敬之畏之誰敢比而  
同之歟不知神亦不外於人也人亦可以爲神也蓋觀  
夫人心乎心之虛靈卽神之聰明者是神之正直卽心  
之剛方者是殆一而二二而一者耶假如此心一主於  
誠則內省不疚宜乎爲神之所許矣設或此心俱出於  
僞則自治多慚斷乎爲神之所惡矣世間有大善人吃  
不盡之虧受無窮之苦一朝棄世立地可以成神亦上  
帝之特嘉其心也人惟反求諸心而已何遽以神明爲  
難及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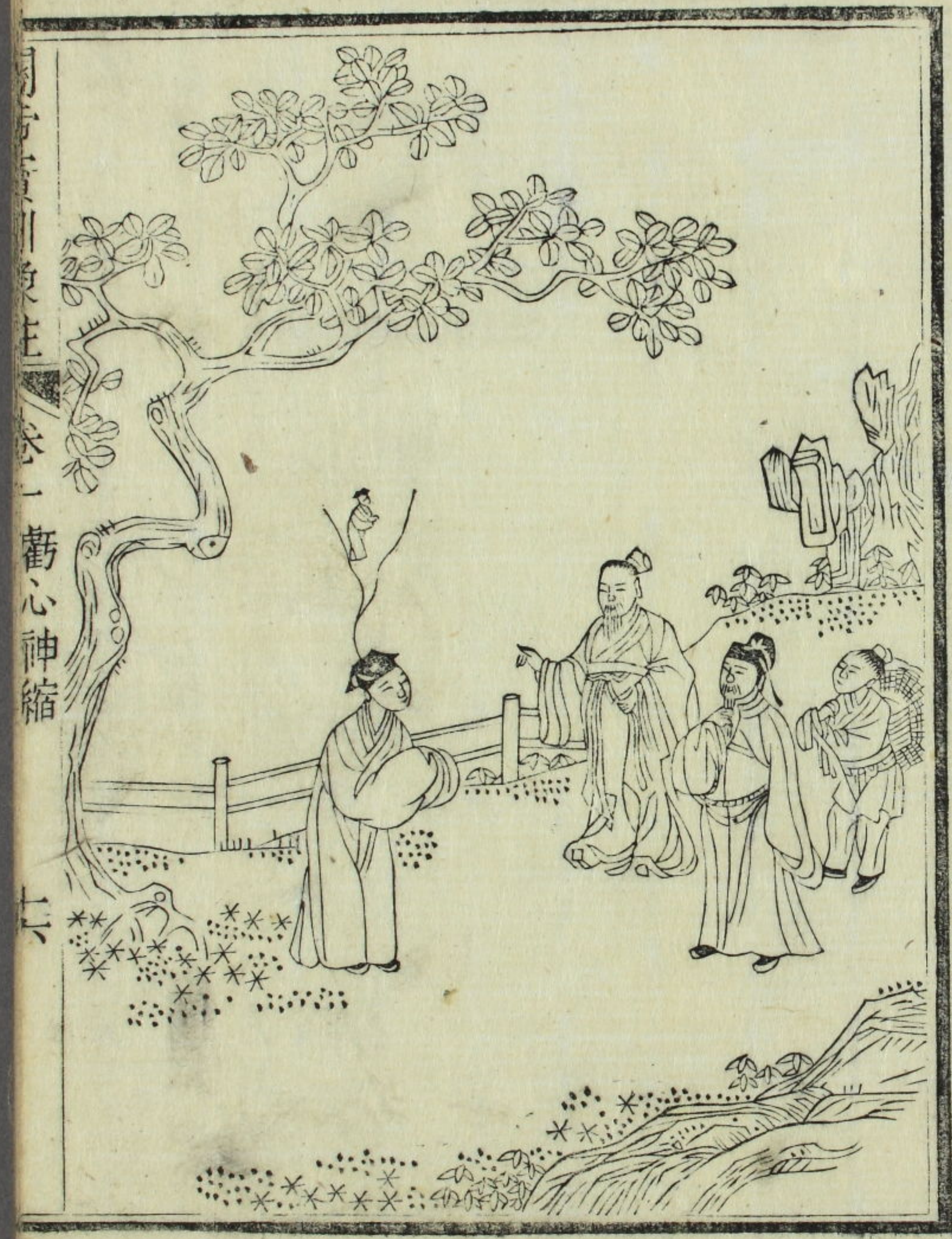
關帝廟川原主  
卷一 數視姪病



關帝廟川原主  
卷一 數視姪病



漢司空第五倫存心無欺。可質鬼神。人問之曰。公亦有私乎。答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薦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往視。而竟夕不寐。豈可謂無私耶。



勸心神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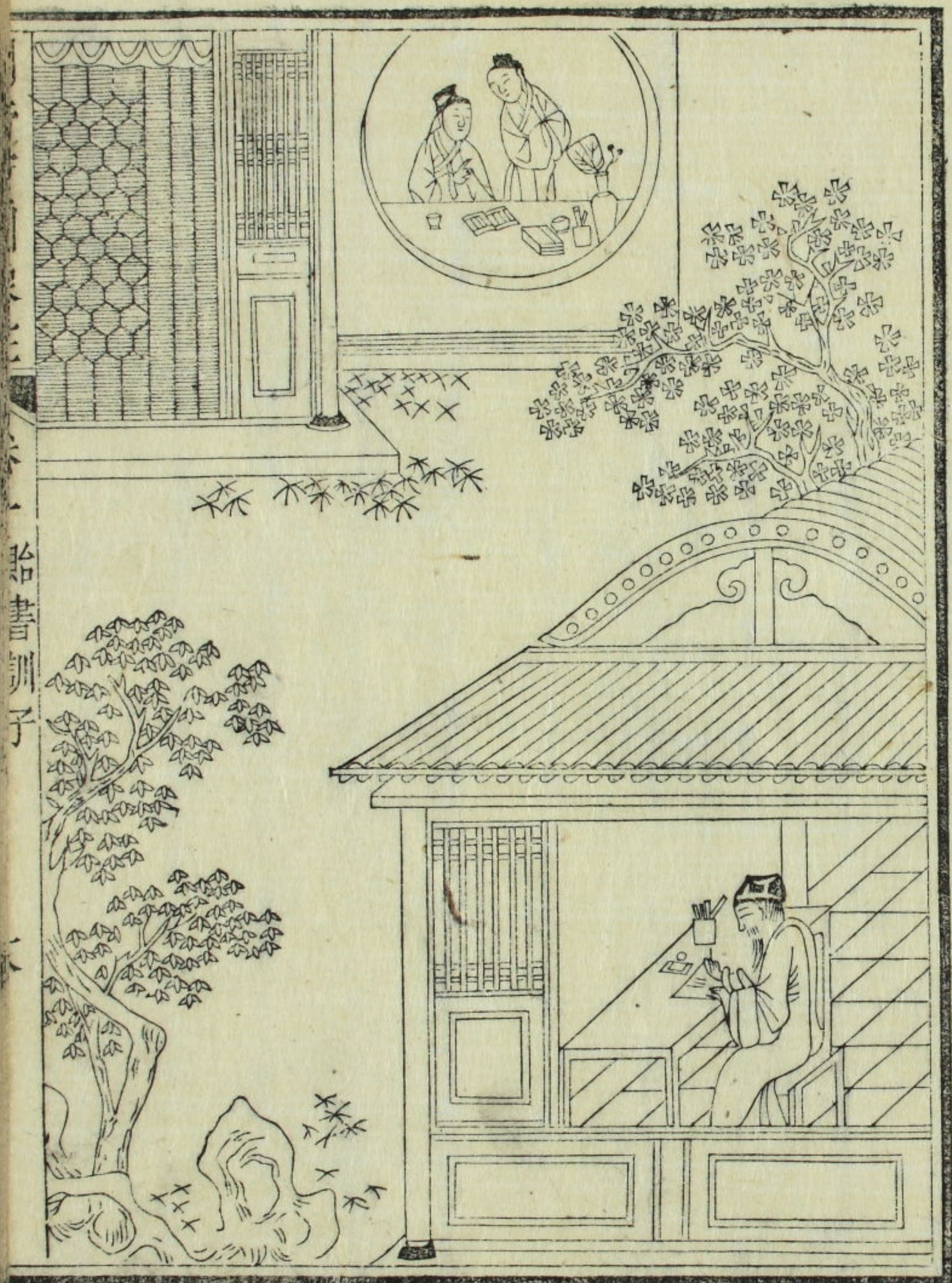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云。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汝其慎之。嘗有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僅數寸耳。竟如其言。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

增論世之人類不齊。其間有品端行淑。卓爾不羣者。則推之為君子。君子之心。殆慎焉而不放者也。夷考其行。無時不君子。無處不君子。而其恣於幽獨為更甚。或恪守乎三畏。天命大人聖言。莫之敢慢。或慨想乎四知。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莫之敢欺。此其冰淵自凜之衷。衾影無慚之意。烏乎能測之。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君子之玩其詞者。豫矣。不然。豈無故而過為矜持者哉。





拾書訓子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陽帝寶言像言

卷一

一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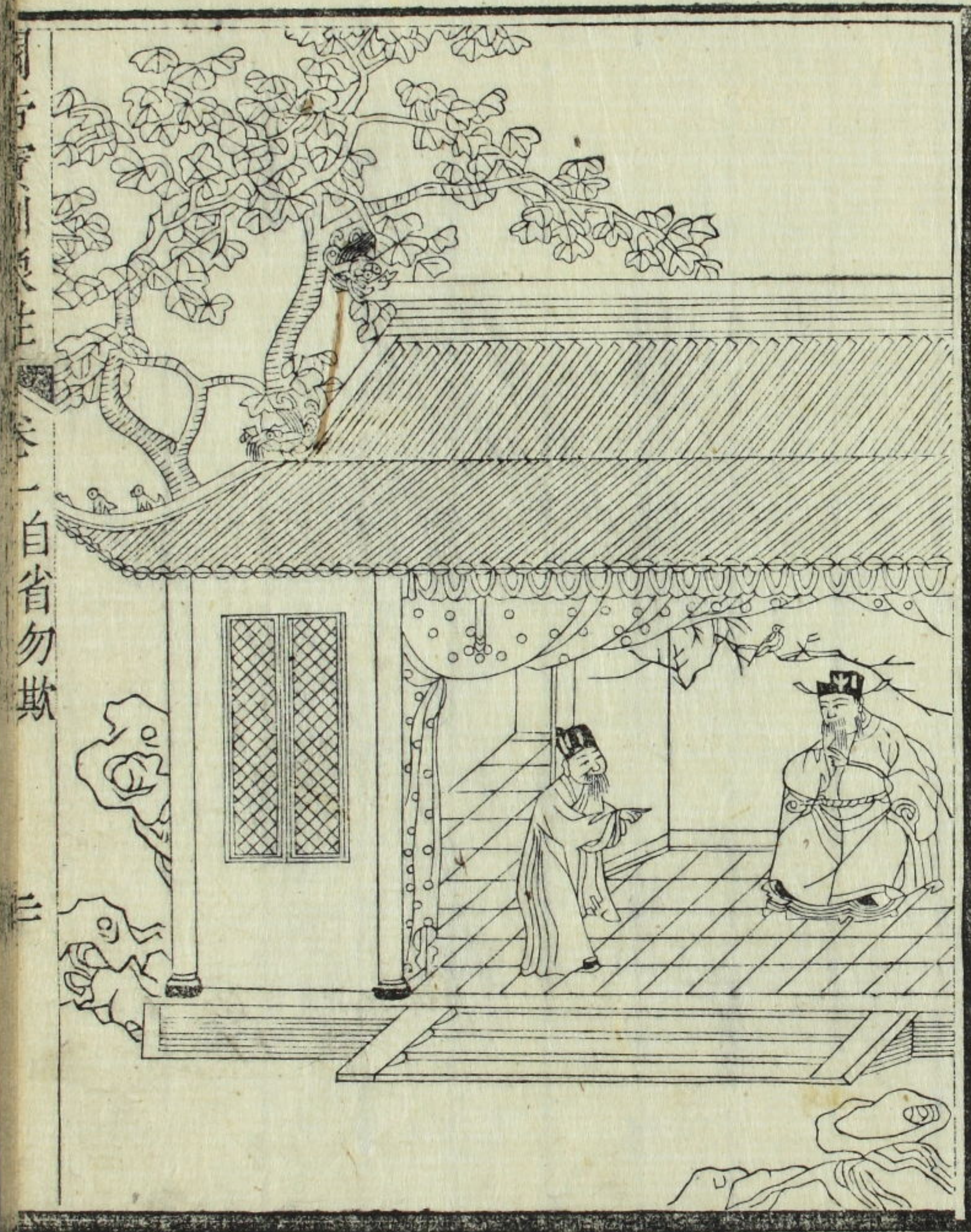


宋蔡元定平時戒欺求謙以慎獨爲兢兢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後元定貶道州遠近來學者日益衆仍講論不怠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勿謂闇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增論何云闇室耶乃隱隱未顯之地也何云屋漏耶乃寂寂無人之處也世人值此際往往忽焉而不知謹則情易恣也性易縱也心易放而莫之檢也能免乎欺與愧歟君子凜此以爲鑒乎我者動靜難逃也環乎我者指視交至也惴惴焉防其欺與愧而已且思一念或欺百念之誠莫可贖一行或愧百行之淑莫可補必也處闇室如處大廷對屋漏如對天地而猶不敢自謂果無欺果無愧也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關帝聖訓

卷一 自省勿欺

三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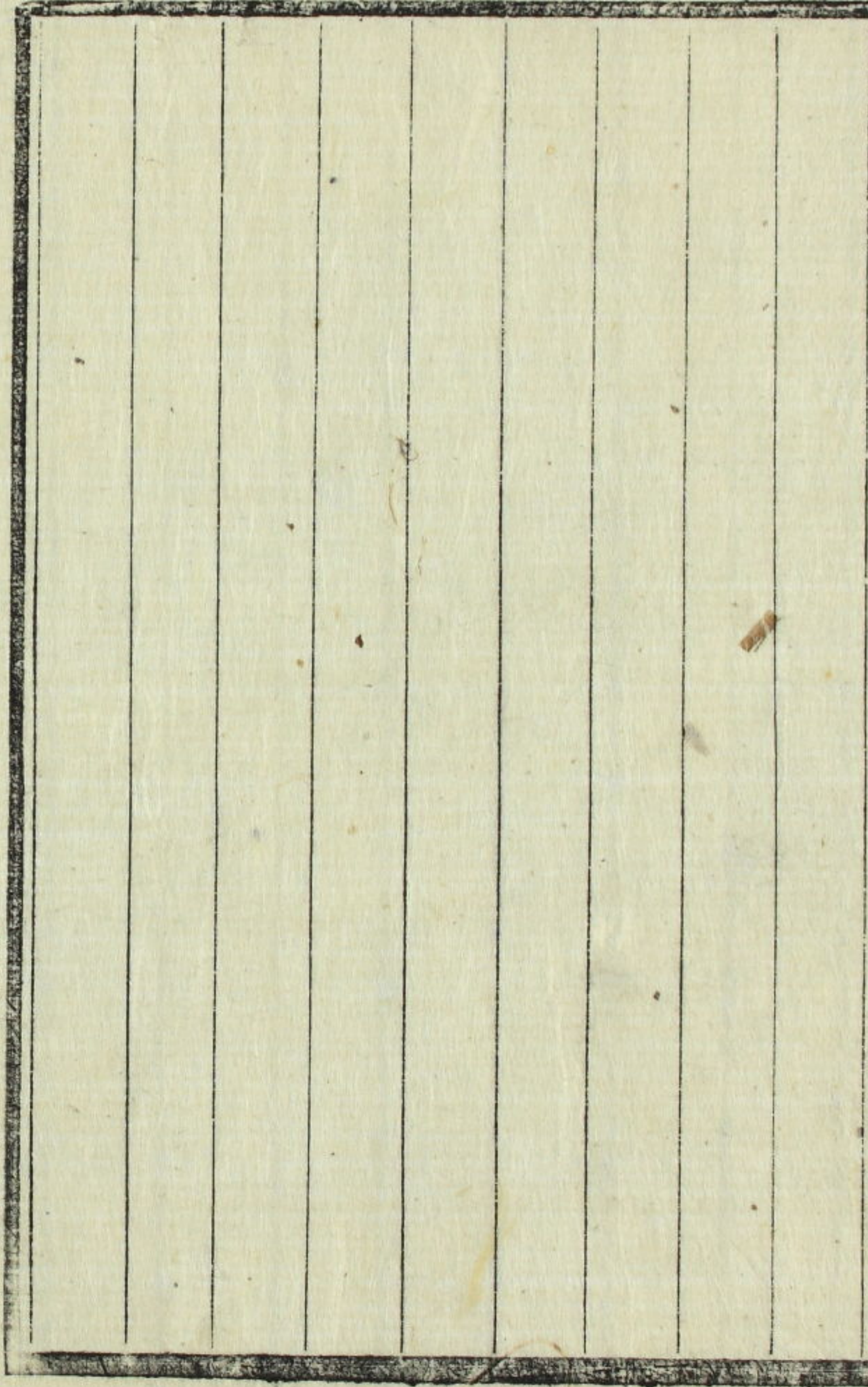
關帝聖訓

卷一

三



陳忠肅公瓘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否公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何為有此問也



內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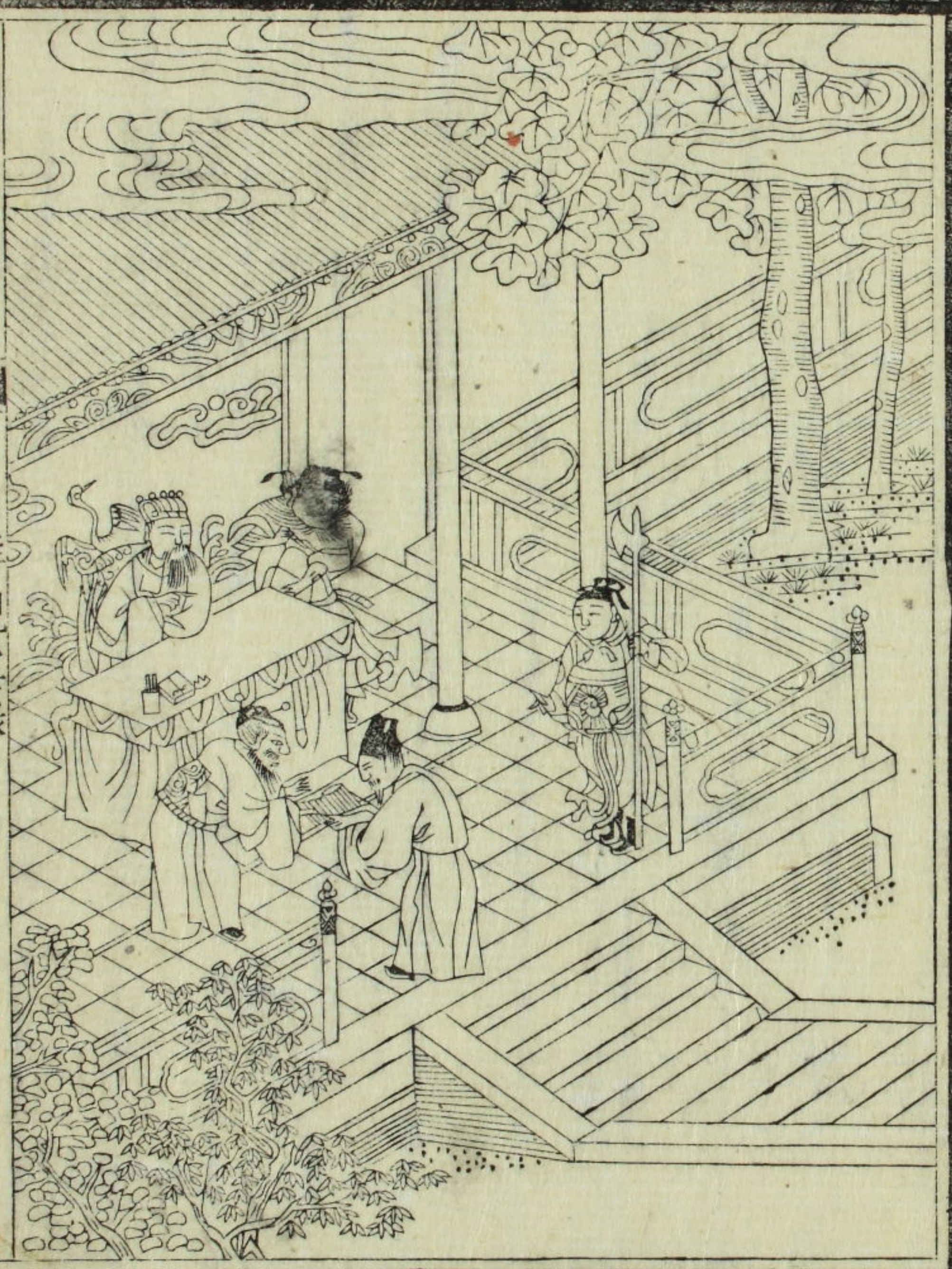
國朝邵嗣堯山西人。庚戌進士。勵志聖賢。處爾室之地。常若神明在前。初爲北直清苑令。清正不阿。妻子來任所。公不許進城。賦詩却之曰。看罷家書意惘然。紛紛相勸置莊田。狼山不捲千年畫。鷄水新栽五畝蓮。擊鼓登堂眞說法。燃燈獨坐類參禪。囊空猶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妻子闕詩。仍歸故里。後公內擢御史。累陞至江南學院。至今崇祀北直名宦。

### 况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增論人有善惡。天必報之。而適如其人以相應也。故曰報應。世有謂天道冥冥。無所爲報應者。又謂人死寂寂。無從而報應者。率皆履順之人。厭聞報應。而故爲是說。以自寬也。不則造孽之人。怕談報應。而故爲是說。以自解也。豈知報應彰彰。絲毫不爽。烏能自寬而自解耶。且更可怪者。每指某某行善。反貧且賤焉。某某行惡。反富且貴焉。以爲若此。其顛倒也。報應云乎哉。不知行善而反貧賤。庸知不慶流於百年乎。行惡而反富貴。庸知不殃及於數世乎。卽行善而長受貧賤。庸知不命薄福淺。匪如此。而更有慘於難形者乎。卽行惡而長享富貴。庸



知不命大福宏匪如此而更有榮於莫尚者乎一思之  
再思之反覆精細思之天之報應斷無或爽者也可不  
畏哉





明孫劭湖州人。與袁了凡先生交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劭兢兢自省。行事謹慎。人皆以端人目之。年逾四旬。由拔貢選一邑令。忤上憲意。落職回家。窮甚。遂謂天無照察。口占一絕。貼於城隍廟柱上云。寡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余窮。有談報應津津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病憤。有二人引去見冥官。官云。爾前生未種福田。得此已為轉移之厚。命吏取冊與視。劭視之。凡生平所行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方信報應不差。官云。砥行須求善行。廣為人。應念苦人多。揮使去。劭醒後。倍加修省。二子次第登仕籍。

淫為諸惡首

增論 冶容迎日。胡為不轉睛而逃之耶。嬌聲迷性。胡為不掩耳而避之耶。以致色魔難降。與之相窺。相挑。相狎。相就。而淫之事以成。淫矣。而德敗矣。猶自矜曰。此樂境也。而不知真孽境也。猶自幸曰。此快心也。而不知真喪心也。猶自寬曰。此夙昔巧緣也。而不知實莫大之過緣也。猶自解曰。此風流韻事也。而不知實莫大之凶事也。淫矣。而惡通於天矣。况天喜正而惡邪。淫則罔顧倫理。乃邪之至者也。天喜誠而惡欺。淫則不畏神明。乃欺之至者也。天喜陽而惡陰。淫則暗用智術。或以勢逼而利誘。皆陰謀所寓也。天喜生而惡殺。淫則怕露形迹。或使



戕夫而墮孕。皆殺機所伏也。判爲惡首。非枉也。宜也。而獨不見夫淫報乎。考諸古賢哲之傳記。有以淫而喪功名者。有以淫而損壽數者。有以淫而滅門戶者。有以淫而墮輪廻者。皆罰不勝罰。慘乎其慘者也。吁。可不戒哉。

鍾離仙祖戒淫歌

誰家少艾顏如玉。鍾情故意迎人目。多少賢豪善檢束。到此關頭便失足。可憐失足欺幽獨。妄謂罪微猶可贖。豈知天將淫惡錄。載在簿中罰欲酷。折爾祖宗遺下福。削爾前生修下祿。損爾悠悠好壽數。斬爾綿綿廣嗣續。罰之不已。令變畜。甚至永使墮水族。看此慘報我亦哭。嗟人何苦迷粉鬪。今懇世人聽忠告。好色來前避欲速。

他女原非爾花燭。他妻原非爾眷屬。他女勾爾入他屋。爾莫從他暗相逐。他妻誘爾同他宿。爾莫與他私相熟。爾若魂銷無把握。但思一誤入地獄。爾若慾火難降伏。但想一犯遭冥戮。想到此間身敲鍊。自覺心灰如稿木。心如稿木純無欲。神鬼聞之皆敬服。

遏淫說

諸惡孽中。惟淫孽爲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業。由茲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爲萬惡首也。然庸夫俗子。顯路明行。罔知顧忌。至文人學士。誦習聖賢。

礙



竟爾自號風流。侈談情種。嬌艷何心。顧盼輒視。爲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托於風。因邂逅便神爲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間。爲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卽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半生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減年。一世之榮華喪盡。大則虧體危親。鄉閭交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則敗露觸凶。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

而殺其子女矣。恥懸眉額之間。病纏心骨之內。無異挾白刃而剗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吾誰欺。欺天乎。况昔人親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供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卽報於女媳。醜聲籍籍。污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人幾以此爲家常茶飯。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磨。或兄弟交迷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爲賤賸。後人不知。誤行褻狎。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戚。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踪。誘空門之艷質。敢污佛地。致壞清脩。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



種狂癡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好。彼既見鄙於衆人。我亦見絕於正士。夫男女鍾情。猶爲人道之感。乃以同形同體。創天地未有之奇淫。踏神人共憤之穢行。女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且若輩惟慕少年。頓忘齒誼。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稍長者。何殊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污若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壻。彼必乘風縱火。其間蓋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於德無損。不知淫媚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鈞餌。一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况遇屍癆之婦。瘡毒之妓。

性命莫保。身體臭爛。生子皆卒。嗟何及哉。顧巫雲楚岫。幻夢方酣。誰爲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能惕然自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必視人之妻。如己之妻。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之女。惡人污此爲上也。其次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狠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光。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己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



仁者。遂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甘蹈下愚。若此哉。藉風月場中。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惶。求其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縱情莫返。自取貫盈。誠始迷而終悔。卽殃去而福隨。上蔡先生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嘗見讀書才子。與一切伶俐雋少。談及淫污私情。必多方揣摩。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係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爲甚。况復含沙噴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譏評而無

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彼崔氏啣冤。西門戴恨。文人綺語。造罪良多。雖意取譏時。或理含警世。而上智難槩。中下爲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遠不具論。近如烟鬟穢史。童癡褻編。皆出自華胄名流。而竟遭天黜。可爲寒心。普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彰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擲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良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





關帝賣訓像註

元



明汪天與世居兗州年三十未有子一日過濟寧遇風鑑  
謂之曰君貌類羅漢恐乏嗣壽亦不永天與略不爲意但  
輕財好施嘗寓清江浦主婦少麗私叩其門閉而不納婦  
曰君數遊娼家何獨拒我天與曰彼則可此則不可婦慚  
去至瓜渚渡江拾遺囊頃見一人號呼來覓遂還之其人  
問姓名不答而去復至濟寧遇前相者訝曰君非吾向所  
謂貌類羅漢者耶必有陰功當生貴子且高壽亦恬然不  
答後果生三子先後登第壽八十餘步履輕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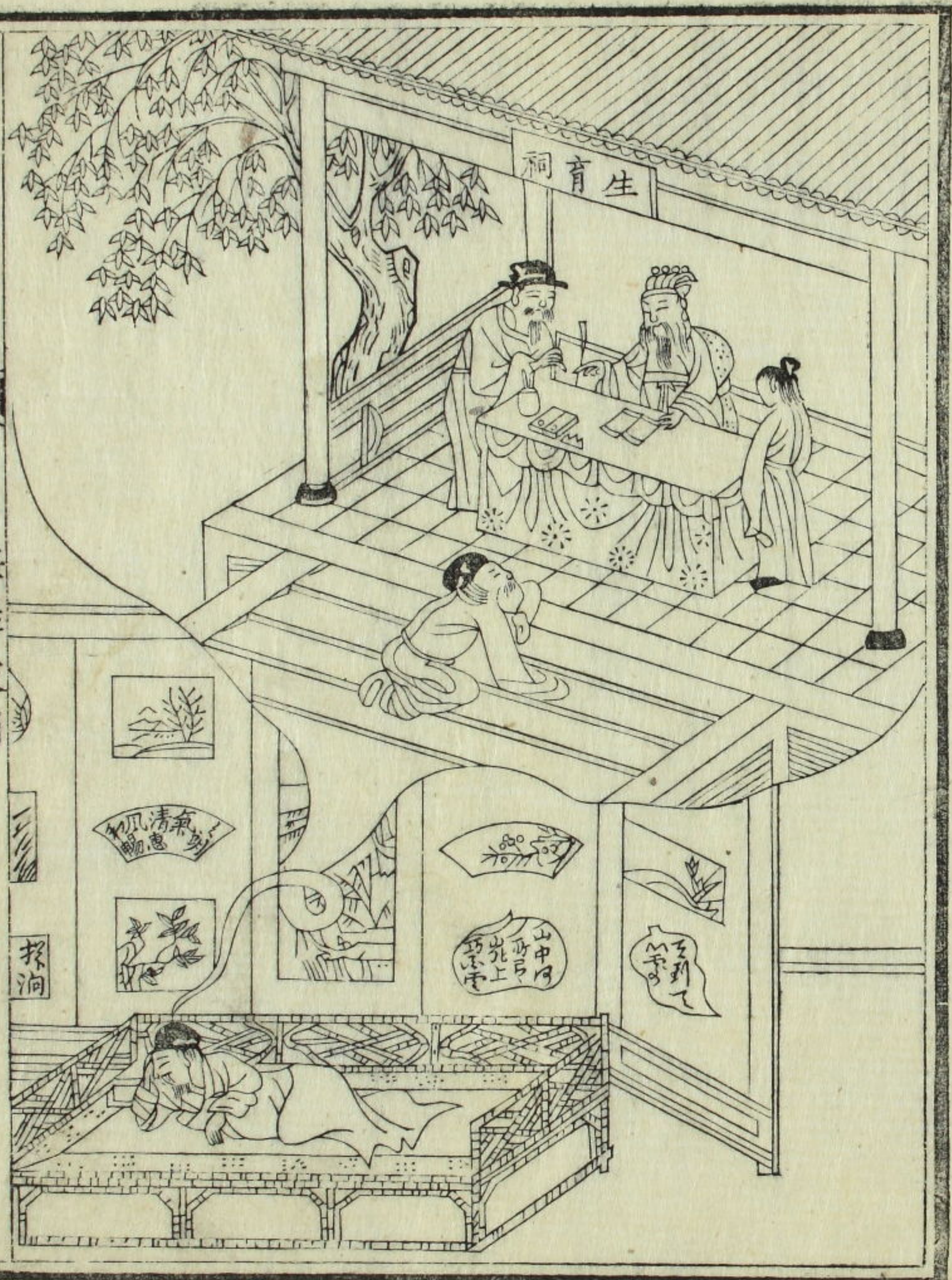


明劉狀元理順河南杞縣人。館於巨室。東翁揀一家生幼  
女。色甚麗。令扶持公。夜卽臥公榻側。意在贈公。越三年。公  
辭館。囑擇婿配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爲側室可耳。公曰。翁  
以我爲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僕婦驗女。果猶處子也。東  
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冶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  
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  
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妓。明道於今  
語尚傳。後公中狀元。值闖寇犯都。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  
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遂自縊死。越五日。家人收  
其屍。面色如生。





國朝湯聘溧水人。病劇將逝。忽魂自頂出。懇求觀音大士。大士令謁文昌帝君。查名註祿籍。某年月日。湯聘買舟詣省。舟人少女。美姿善謔。意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伺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即甦。登辛丑進士官。至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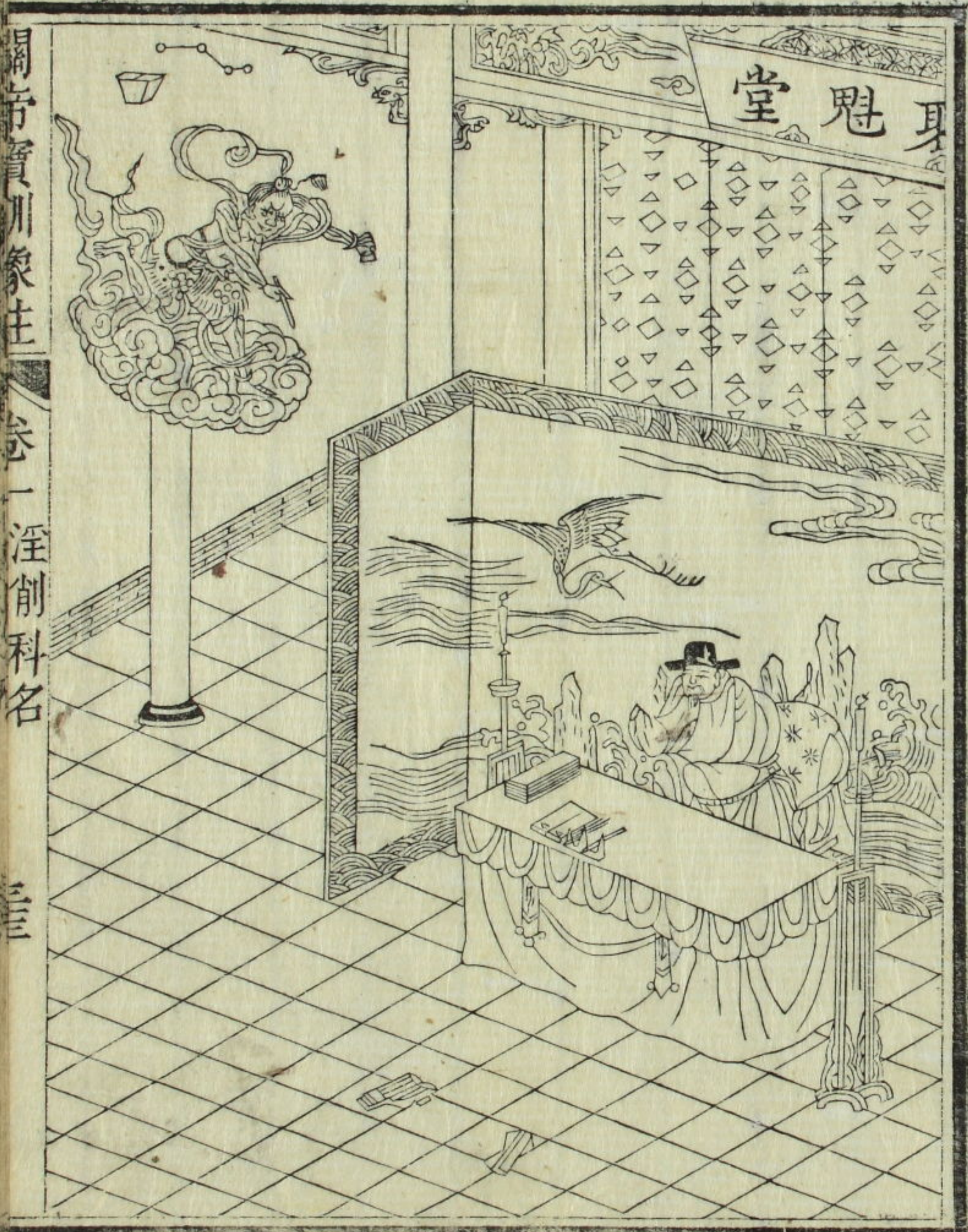
關帝實錄像誌

卷一 悔罪求嗣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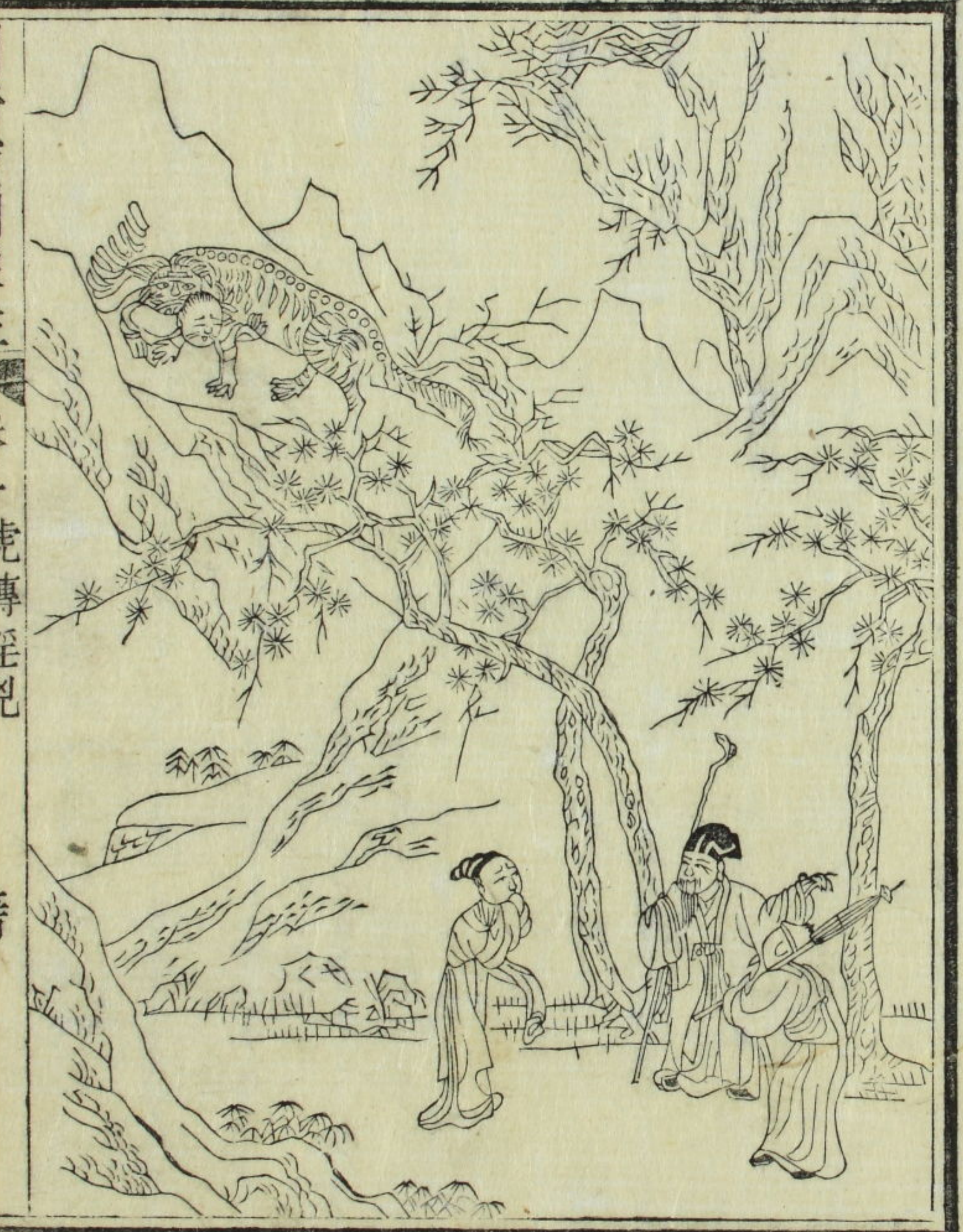


賈仁年五旬無子。夜夢至一府第曰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嗣。何可得也。仁哀懇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改過。更勸十人不淫。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有感而化者。後舉二子。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於此可以益信。





張安國有文無行。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  
 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  
 榜首者耶。主司忽仆地。及醒起。視其卷已裂碎矣。放榜後。  
 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慚憤而卒。



虎傳至死



成化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溧陽遇行  
船人曰我正往溧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溧陽誘其夫  
曰我於此正多熟識爾妻可留船中我與爾去覓舍舟師  
至山下遂打死其夫回船給其妻曰爾夫已落虎口矣妻  
泣舟師曰毋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我  
夫若得見遺肉一瓣亦願足然後與爾為配舟師不得已  
領其妻往山下尋之不意遇一虎竟搏舟師而去其妻因  
哭曰此真有虎吾夫果死於虎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  
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  
狀豈爾夫耶其婦如其言往縣前果遇其夫復完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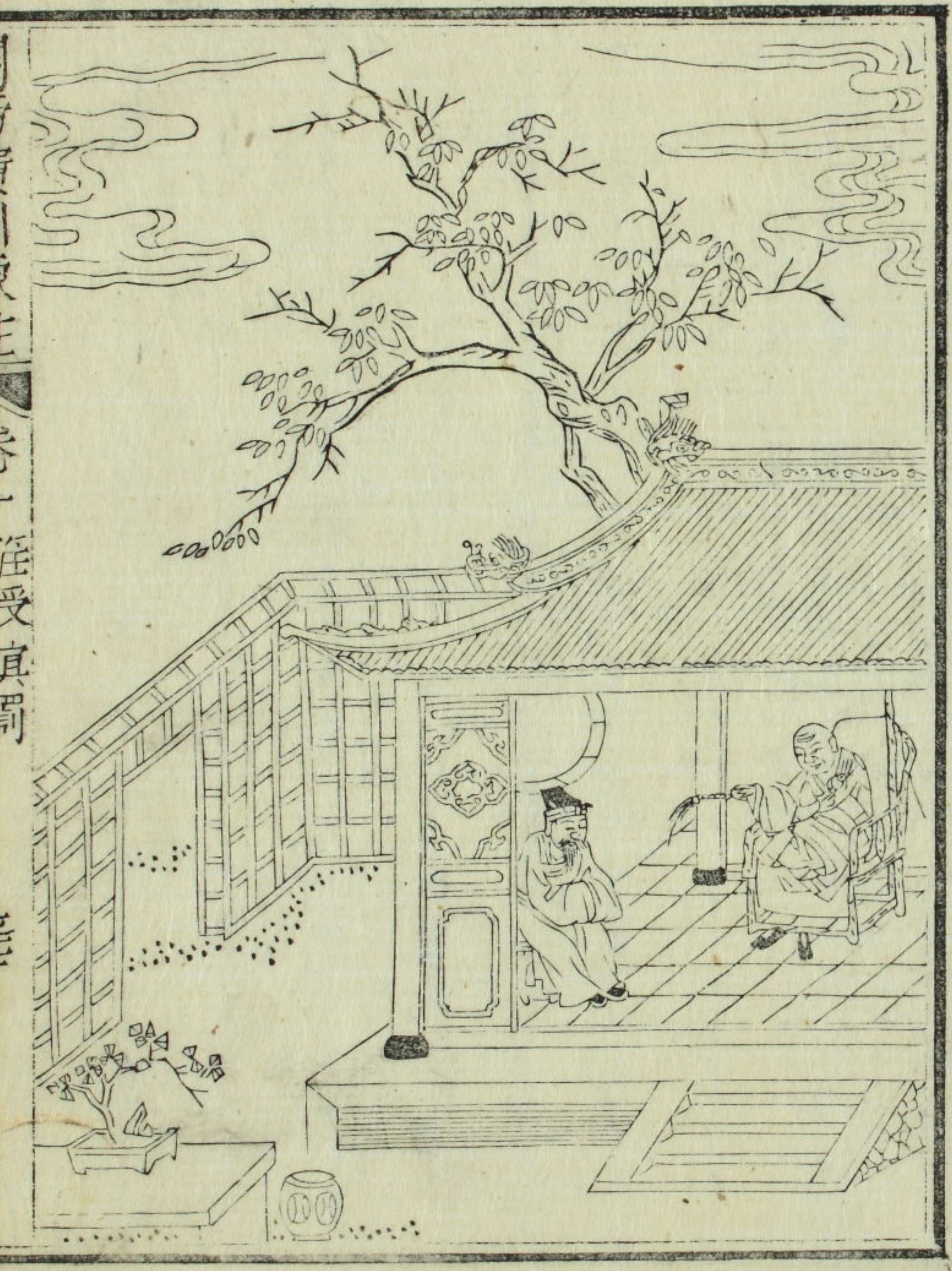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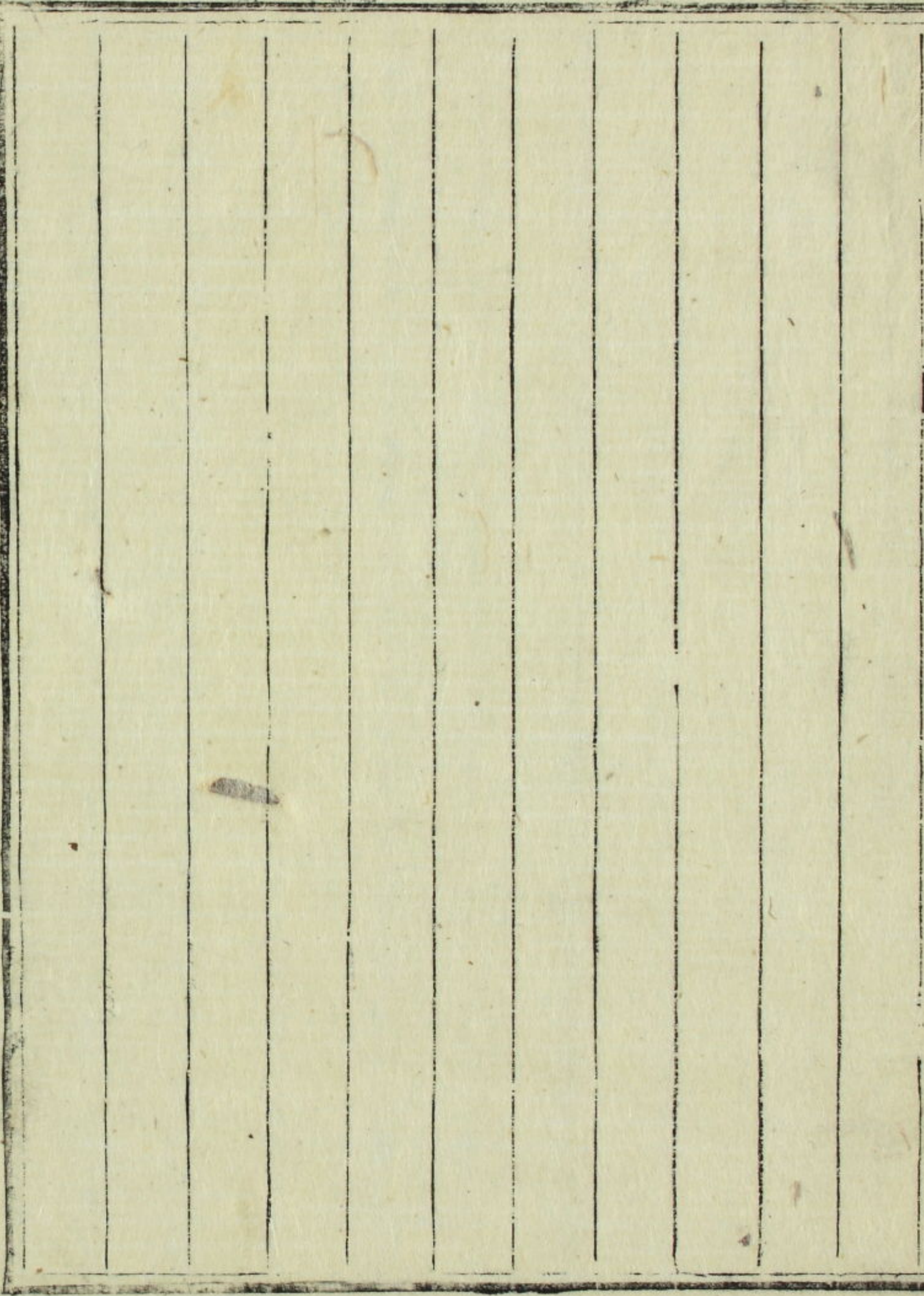




太平鄉某家與某家有婚姻之約。後男家貧而女家裕。議退婚。女不可以死自誓。遂娶歸。三日夫不與婦一言。婦問之。夫云。我父在獄而我娶婦。不禁傷痛耳。婦問如何可以出獄。夫答以但有九金可以贖罪。婦云。是不難。吾母曾與我四金。汝明日以我簪耳還我父。索五金。可以出公公於獄矣。是夜有盜鄰人牛者。聞其語。遂不復牽牛。候新婚者於路。備問之。知其當日不歸宿。遂傾兩錫錠。更深扣新婦門。偽爲其夫從外家歸。以錫錠授新婦。且云。不必舉燭。亟就宿。雞鳴早入城贖我父也。遂姦之。五更起云。我趁早入城。可將昨五兩并前之四金與我。婦盡與之而去。次日其夫來扣門。婦隔門問曰。汝不入城耶。其夫云。我方從汝母

家來。安得進城。婦心知受玷。然不敢言。開門進其夫。問父母云。何夫曰。汝父母贈我五金。飾仍還汝。婦入厨治飯。良久不出。夫至厨房視之。則已縊死矣。夫驚泣。治棺具。號泣三日。棺猶在家。七月初四日夜。雷電大作。一雷劈開新婚者之門。婚者正號泣間。持燈視之。則門外跪一人。無額而面目可識。忽又一雷劈開新婦棺。婦出。儼然生矣。驚問之。婦具道爲賊所汙而自盡。賊方會諸惡少痛飲。雷劈賊家。窻牖提賊至我門前來。夫婦且驚且喜。及次早視門外。漢則僅存皮囊。心肝腸胃無一存者。一手托二錫錠。一手托四金。報聞郡縣。太守詳問其婦。因於獄中出其翁旌。其夫婦觀者萬人。而同飲無籍。皆改行焉。





蘇序寶訓像言 卷一 淫受真罰



明張玉奇永平府人。性好淫。見有美少年。必多方勾引。以博淫趣。年踰四旬。染癰瘕症。不能動履。百藥罔效。因謁了緣大師。入冥查之。師跌坐良久。醒叱奇曰。冥冊載爾數淫男色。故受此罰。莫能逃也。奇慚恨不敢辨。未半載。口不能言。悶悶而死。



關帝實錄卷一

神庇不淫



明程珩湖州人。平生以道學自命。憲友欲破其戒。以博一笑。初以男色試之。不動。又選一美伶使挑之。珩怒曰。禽獸至賤。尚不男與男交。我戴天履地之人。豈禽獸之不若乎。知為憲友戲弄。遂與絕交。後隣居失火。空中有神曰。勿犯避男色程家也。須臾四隣俱燬。而程家獨存。





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及春宮淫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其立意悖謬如此。至於春宮一冊。引誘無知。傷風敗俗。壞人心術。害人性命。使少年見之。誤一生大事。後稽留無子。目雙瞽。其妻多外交。女三改適。不數年所刻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妻女之賤。有不忍言者。

### 孝爲百行原

增論父兮何恩。所以生我身者。母兮何德。所以育我身者。此恩此德。儼同於天地矣。然誠求瑣瑣。不在天地而祇在父母也。襁褓嬉嬉。未識天地而先識父母也。大抵天地逸而父母勞。天地泛而父母切。其恩德雖同於天地。又若微過之。卽有孝子。烏能仰酬於萬一。耶。然孝不可以一例視。亦可以一節稱。其間有顯親者。有揚名者。有能光前者。有能裕後者。有默化其非者。有默承其意者。有曲盡其奉養者。有曲解乎隱憂者。有用敬以求底豫者。有用愛以博開顏者。有念煩勞而預爲釋者。有念疾痛而早爲防者。凡此或屬子職之大綱。或屬子職之



細目。但勤勤懇懇以行之。不說難。不說苦。可謂孝矣。孝則欲忠。君匪忠。恐素餐負疚。辱我父母也。孝則欲信。友匪信。恐薄倖貽譏。玷我父母也。孝則欲和室家。緣父母為我。擇配不忍。暱寵而生厭也。孝則欲宜兄弟。緣父母望我。式好不忍。因財而生忿也。推之禮義自閑。曰吾遵父母之訓。廉節自勵。曰吾為父母之光。其無行而不善者。皆孝之餘緒耳。故曰百行之原也。世之為子者。務盡其心。竭其力。無負乎父恩母德焉。其卽兩間之完人也。夫迪吉錄云。世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尚克安然。乃至龍

母

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洩叢穢。蓆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形影相弔。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娶婦且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穉者穉。人人鼾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撥。妬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凄苦。又有撫字財匱。婚嫁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忍氣。夜爨晨炊。猶罵閒食。紡績抱孫。尚呪速死。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穉時。能自拮据活耶。此數

姑



等之老其冤氣尤足動天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  
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吃緊云

陳成卿勸解全書又增入一等云世有婢妾而爲生母  
者同是一般女子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食  
同禍之日少孤眠獨宿之夜多造化者遇著賢慧或半  
晴半雨尚可勉強度日若遇妬悍之性終日惡聲相加  
百般凌辱少辨一語便罵犯分無禮略訴半句便恨枕  
邊教唆更遇不孝媳婦不孝子女不思爲父翁矜恤一  
味向母姑搬挑下人復起而和之風波起於平地霹靂  
降自青天又不幸主人情薄冷煖不知疾痛弗恤聞中  
淚濕青衫門外歡呼暢飲甚有溺愛新寵厭棄舊情薄

命自憐幾番尋死真可痛悼偶爾得胎多方掩飾不過  
受盡慚憤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幸而得子妬忌不容加  
意小心動云恃子放肆子有疾病剜肉醫瘡甘受凍餓  
經云十月懷胎母辛苦三年懷抱母辛勤若身爲婢妾  
辛苦更十倍尋常到得長大成人享有妻子享有田房  
全不想今日受用都從我母血枯骨瘠泪乾腸斷中來  
言念及此能不爲之酸鼻耶爲子者常常想此情發憤  
立志誓圖一日顯揚以酬萬苦千辛居恒侍奉須念我  
母劬勞風燭可憂早奉養若不盡心竭力比尋常不  
孝子更爲大逆不道定當急受天誅抑嫡母賢慧者心  
無嫉妒得子撫若已生豈非女中堯舜乎須念世間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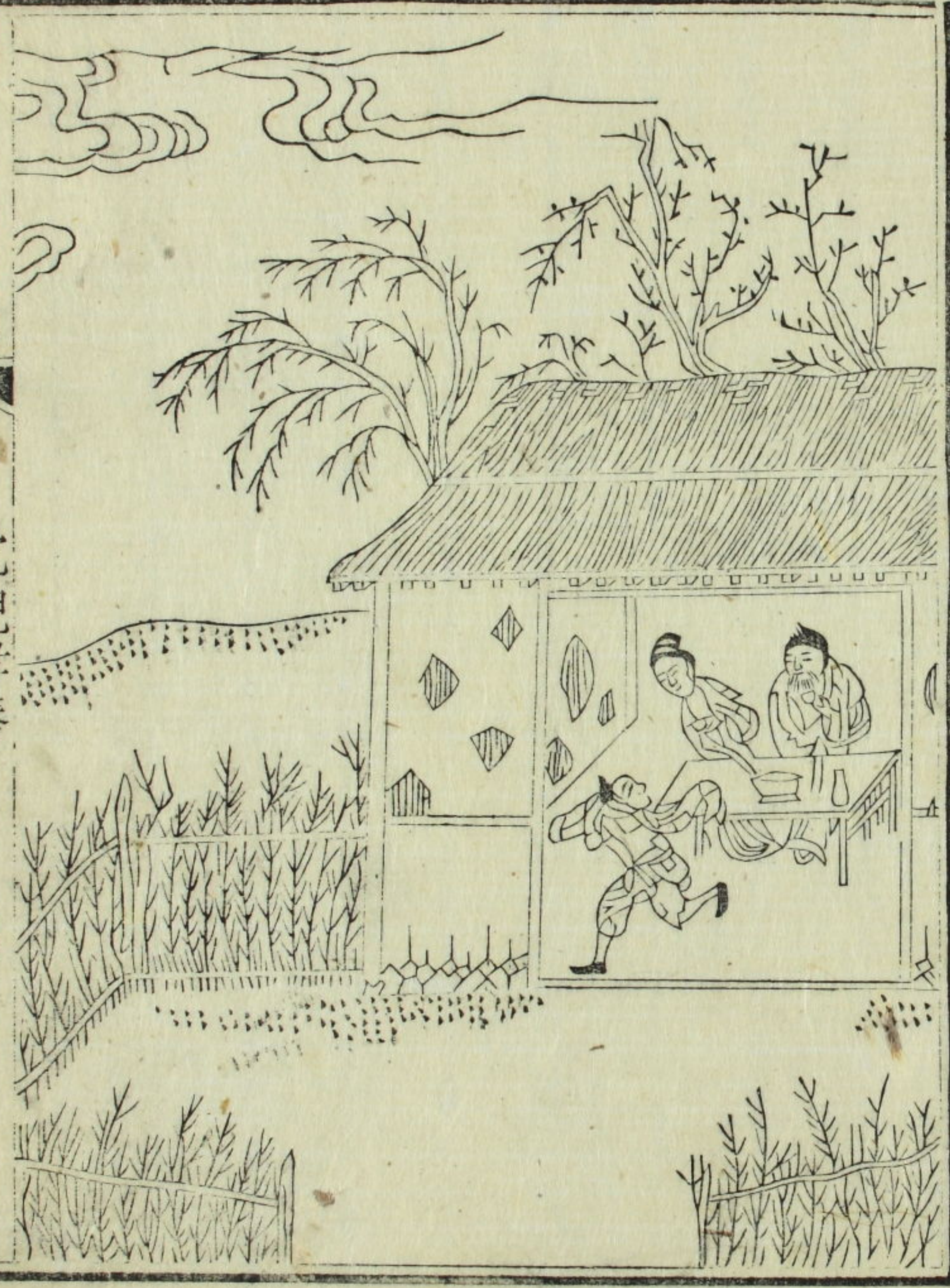
室之苦而幸吾母獨逢聖善定當盡孝以報無謂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而懷二心也

唐王中書剛勸孝篇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餐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為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育。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衲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渥。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

拘束。朋友外邀遊。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若責一言。含瞋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為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羅縠。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為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孤棺殯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值父母亡。兄弟分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返哺。羔羊猶跪足。勸汝為人子。經書曾覽讀。黃香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祥臥寒水。孟宗哭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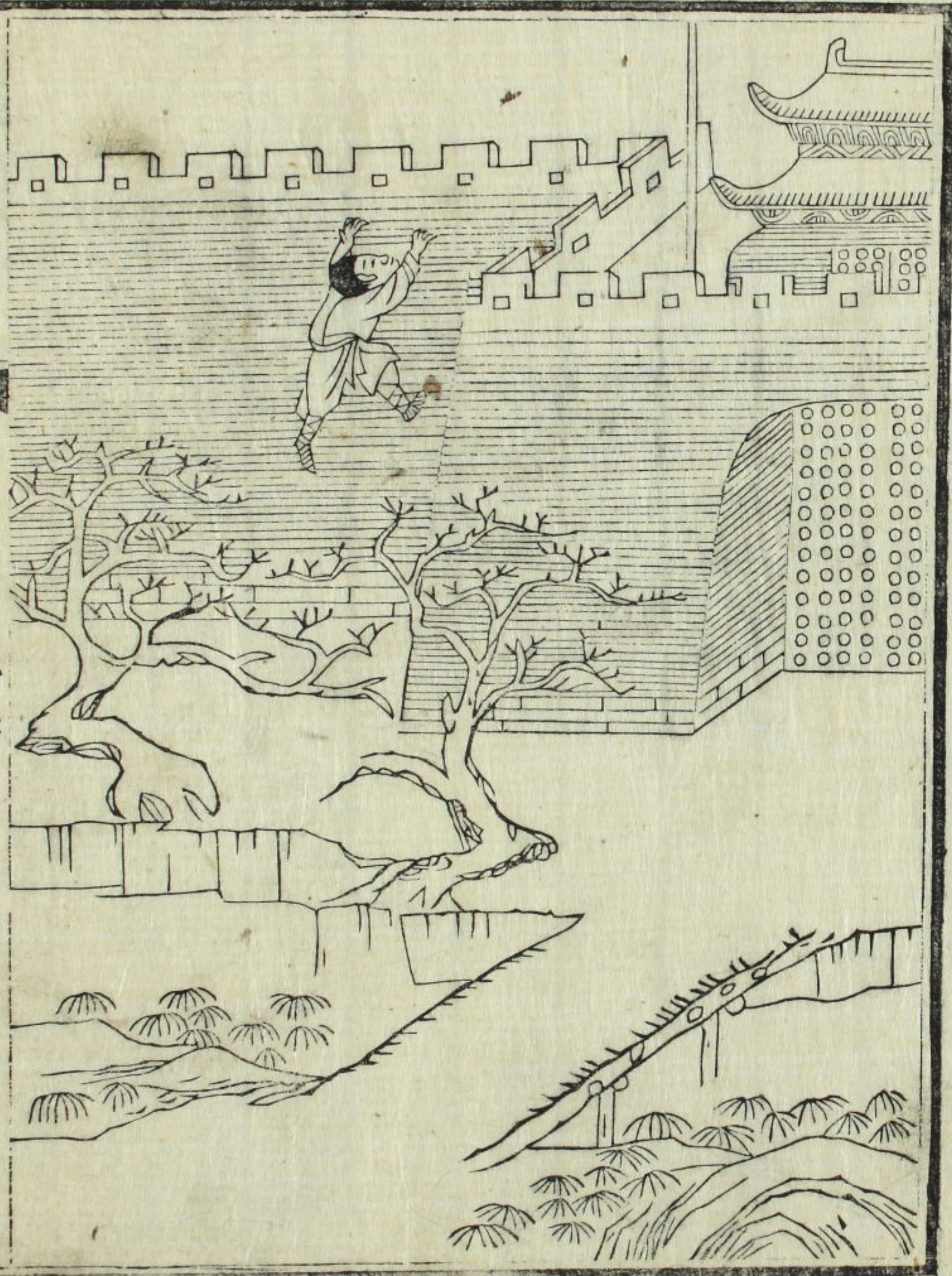




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  
 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鬼神錄



關帝實錄卷一  
 楊乙武進人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有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塚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關帝實錄象註

卷一 覓荔供母

四



夏賜石工也。目不知書。志行純孝。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溫之。父欲溺。卽以進。父卒。負土成墳。哀毀逾禮。母病。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值夜大雪。越城叩市。苦求以應。賜子以小過爲弟。毆死。賜恐傷母。志含淚不言。人以爲難。



國朝實川家生

卷一 負母逃難

四六



明洪武間。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旣定。奉母還鄉。竭力孝養。常忍凍餒以供母。母若不知其子之瞽者。禮部以聞。上嘉之。命旌其門。



關帝實川象主

卷一

孝感饑虎

邑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常  
候母顏色。一日鷄初鳴。入山爲虎所攫。啣之而去。泰已瞋  
眦。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於地。  
去不顧。泰匍匐以歸。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虎  
殘。



關帝實川像主

卷一 不孝繼母

限



王經聽信妻言。事繼母不孝。奉養多缺。經有二子。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每自言曰。此皆水邱婦教我至此。後經卒。水邱婦病癩卒。



關帝廟川象庄

卷一 不孝嗣母

四



關帝聖訓卷一  
吳  
王某能言多智。居心不良。嗣於叔母得其資。以致富。家業累萬。而子又童年入泮。因志得意滿。逐出嗣母。嗣母困苦不顧也。央親黨求助。衣食亦不顧也。因恨極。訴於府城隍。立刻被攝。到卽責迎風板四十。審時又夾。又責。哀號伏罪。皮肉皆爛。極力醫禱。皆不靈。二日遂卒。此康熙年間事也。其受夾與責。乃家人入廟叫魂。亦被攝。親經目見。甦而述之。噫。使稍存仁厚。略盡孝道。亦何至此哉。





梅之灼湖廣岳州人。其生母原係婢妾。灼長每以為辱。不令其母會姻親。日炊厨下。滌浣衣裳。因積勞吐血。灼雖請醫治。而實漫不關心。後灼無故患大麻瘋。苦楚難堪。宛友人設乩請仙。許真君降壇。灼虔禱靈符。以治已病。乩詞曰：怪病來侵是孽因。只緣輕薄爾生身。仙符縱有難施治。不若虔心孝母親。灼驚懼痛悔。請母沐浴升堂。主持家政。竭力供養。母吐血將危。灼許持長齋。更買放生。命一萬。以祈母壽。母吐血隨瘳。而灼之麻瘋亦漸次全愈。



關帝寶訓傳記

卷一 不孝庶母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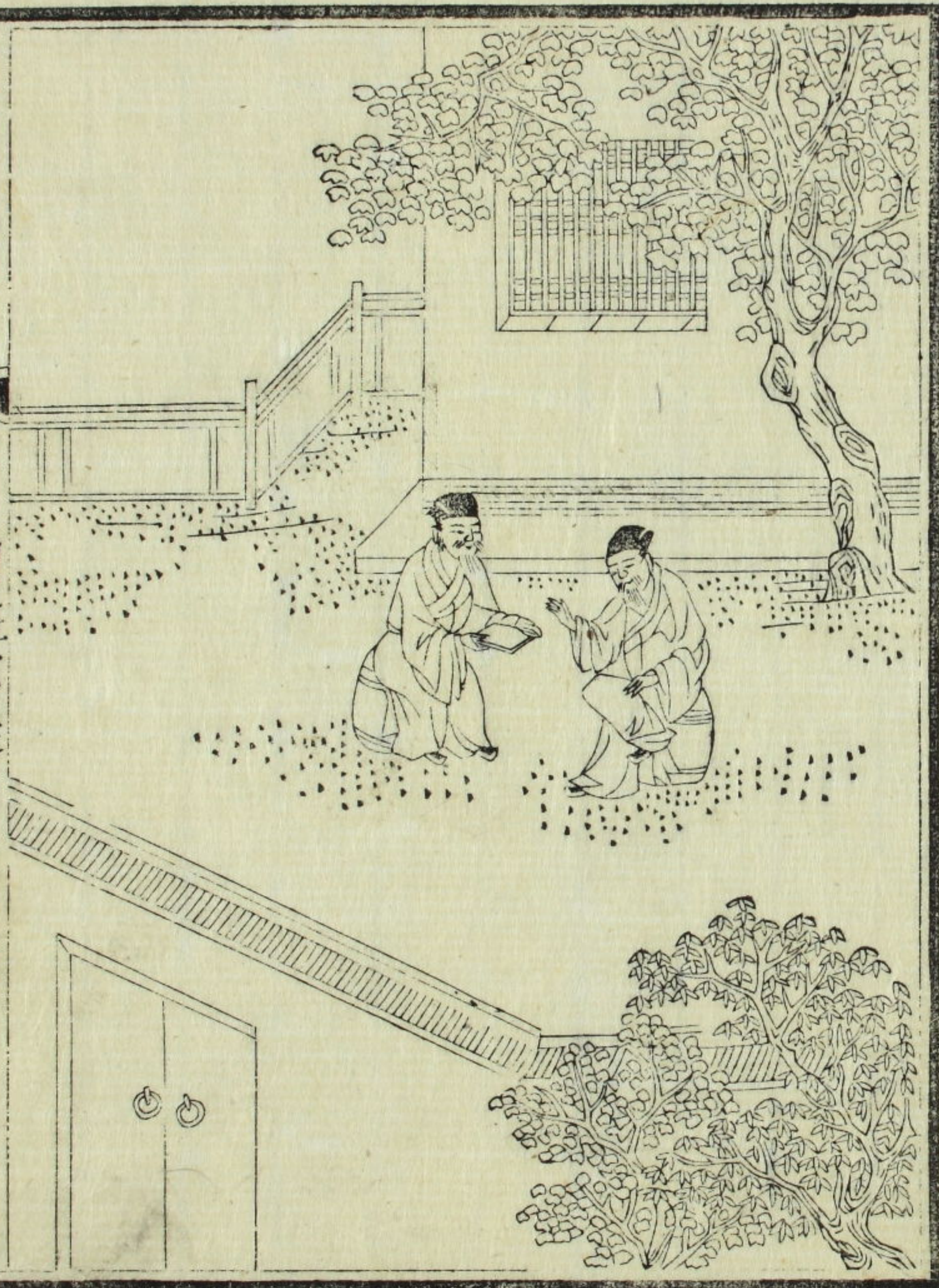


關帝贊訓傳言卷一  
明秦統通州人。其父有二妾俱各生子。父歿後。統不以父妾爲庶母。任意折磨。供其使令。等於奴婢。且不以庶母所生之子爲兄弟。非禮作踐。而與自己妻兒非分享用。其族人勸之曰。爾父所生之兒。而爾惡視之。爾父所愛之人。而爾仇視之。爾父之陰靈。其能安乎。恐孝子不如是也。統不聽。後年逾五旬。妻死。二子亦死。子然一身。乃歎曰。吾忍心害理。亡父之報也。悔無及矣。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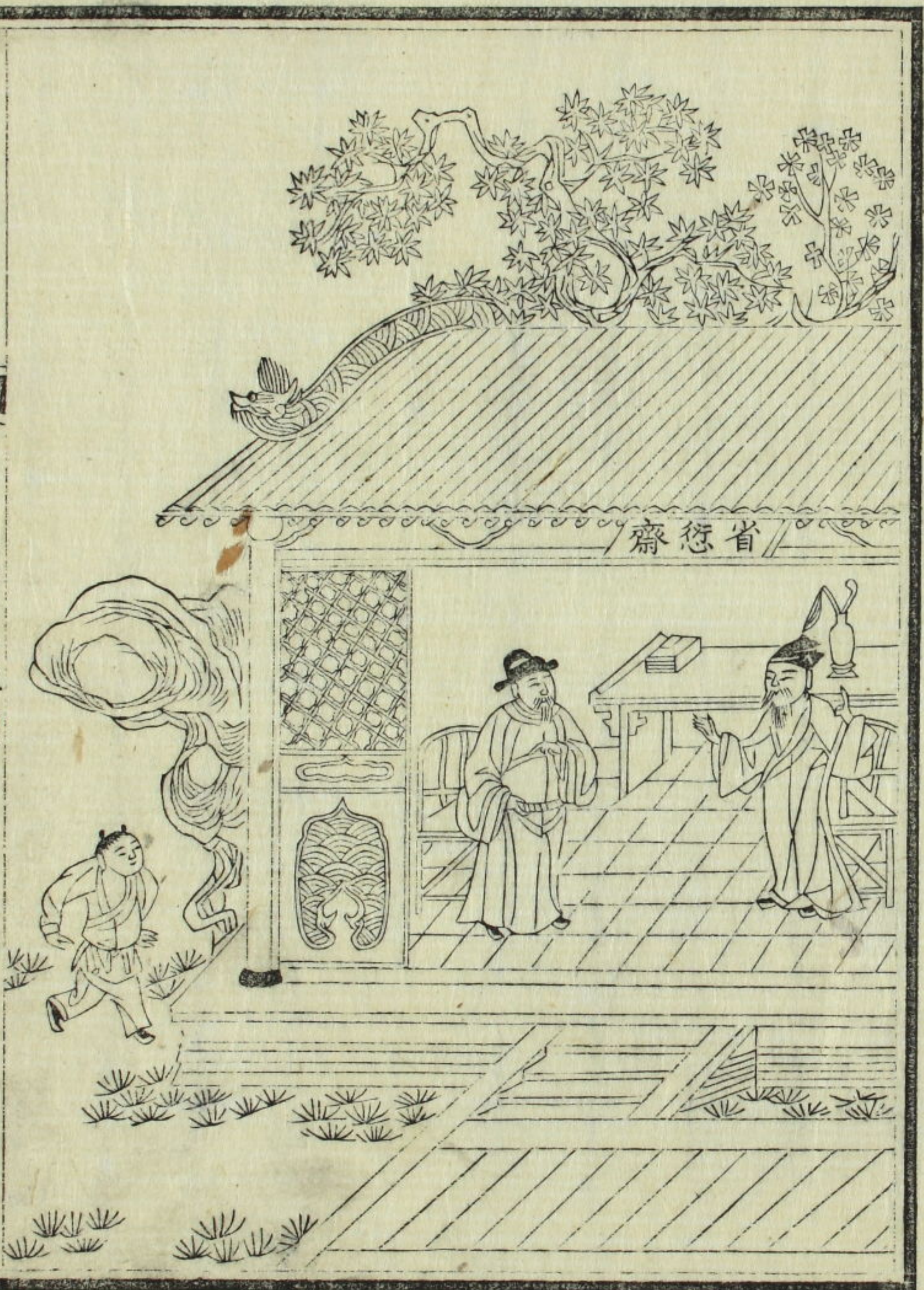
增論理具於人心。於理有逆。則必於心有愧。凡人遇逆理之事。非甚無良。非至不類。斷未有惘惘行之者。卽有人諷之勸之。彼必曰。悖乎。理而不敢行也。違乎。心而不忍行也。猶不失爲君子也。未幾而試以微利。則初念爲之一動。未幾而投以厚利。則初念爲之盡改。噫。僞君子之敗露。大抵如斯矣。必學爲真君子。不因利之所在。偶一行焉。萬鍾可輕也。千駟可却也。雖一介而不苟也。其清風高節。自令人嘆美於不盡云。







劉威居心平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駁開當舖。威與  
 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  
 支使已盡。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賬。許威五  
 百兩作証。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辭不受。審時竟  
 為廣子証。後生一子為州牧。





范標。浙江人。老於作幕。識卓而性執。凡事只據理行。每與東翁意見不合。輒辭去。年六旬。陝西清澗縣令聘入幕中。時有富宦。將伊佃戶活活打死。屍親告狀。富宦央人賂東翁八百金。并謝標二百金。壓令講息。完其事。標諫曰。死者之冤不伸。打不過。自心却其金不受。東翁意不決。標大聲曰。我賓主受千金。饒其罪。恐閻王不愛千金。饒我賓主罪也。東翁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遂問富宦抵償。標一曰。辭幕回家。夢神告曰。汝壽止六十五歲。因汝却金伸冤。增一紀矣。後果享壽七旬有七。無疾而逝。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增論〕天下事。惟理爲可信耳。信理卽信心。宜乎行之不俟終日矣。乃人靡靡焉而不知行。泄泄焉而不肯行。抑何故歟。大約覘其無利。以爲可緩。可急之事。更以爲可有可無之事也。小人哉。夫何貪利至於此極也。獨不思無利於己。寧無利於人乎。無利於家。寧無利於世乎。雖曰無利。而陰有自然之利也。猥曰無利。而實有莫大之利也。惟矯然自立。不謂無利。而逡巡。但行乎理之所是。行乎心之所安。非聖賢其孰能之。





關子賢川象主

卷一 却金行義

三

關子賢川象主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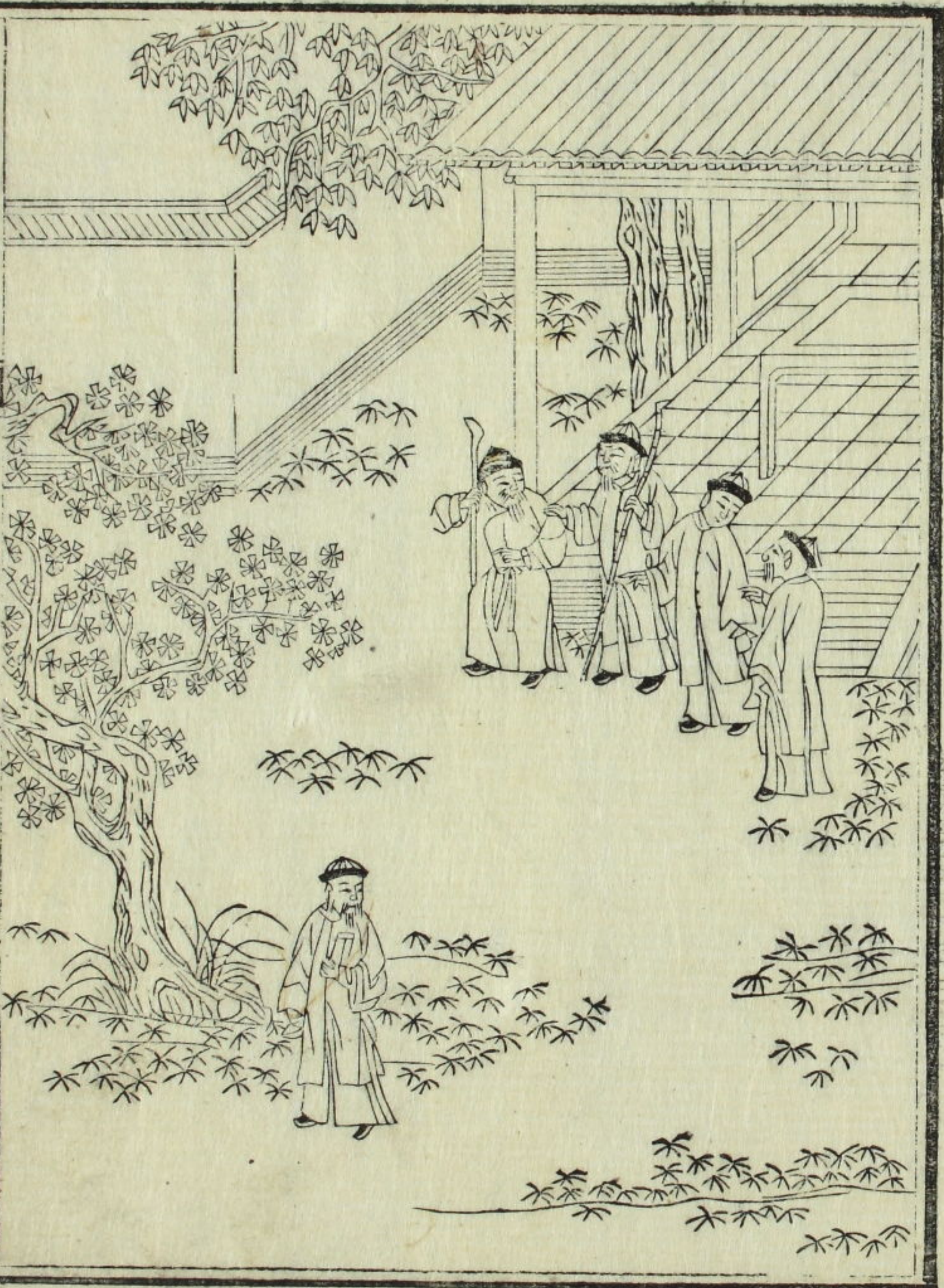
三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國朝何公諱君錫大興人平生正直重義輕財多積隱德嘗訓其子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二語可終身守之官欽天監春官正康熙丙辰奉使山東測驗日食有泰安人楊鑰贅豪富趙氏家其妻結姦馮姓賄殺鑰於境外鑰兄鎮告於有司僅將兇手抵償鎮投寃狀於公公付於臬司仍批縣訊公知其無益密令人囑鎮曰若隨我進京控於刑部寃可雪有言於公者曰楊鎮一案如置若罔聞趙姓願以萬金持謝公峻拒之是夜趙姓復車載金至公閉門不納回京白於刑曹鎮遂得雪弟寃公可謂見義必為不以利動矣後公壽古稀子六人皆列仕版登科第者三人三子國宗業登亞卿里黨咸謂善人之報

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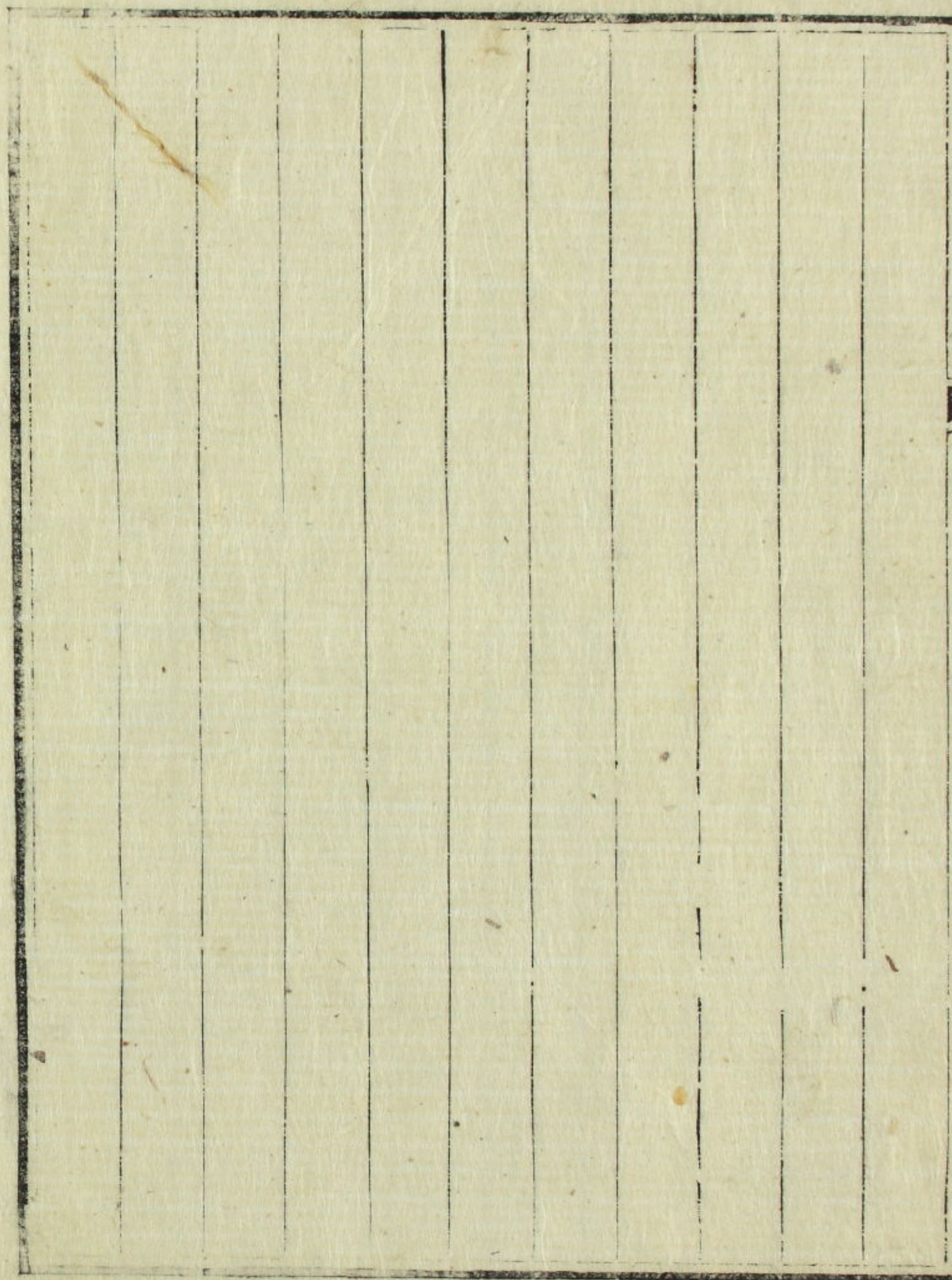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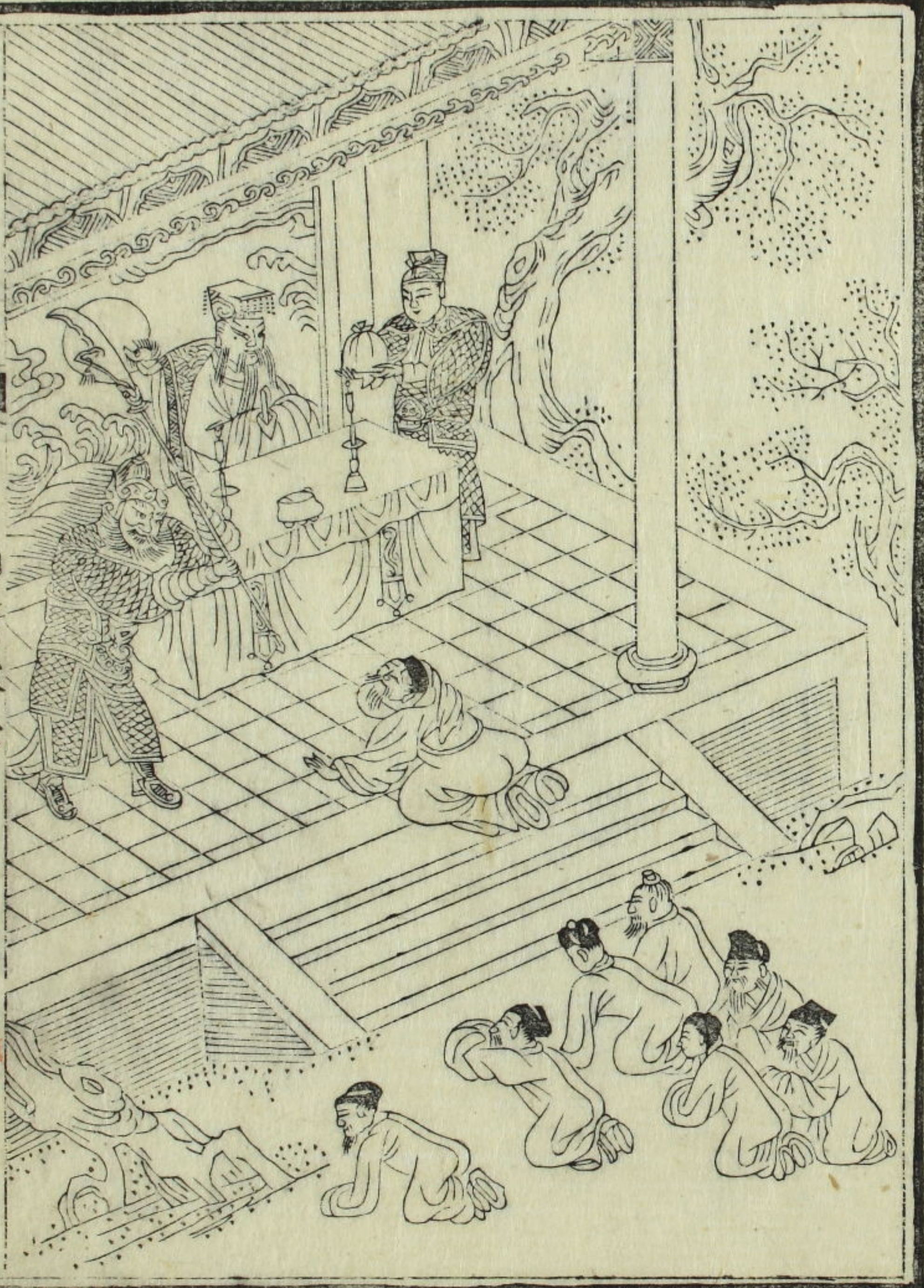


國朝郭日乾家不甚富。好勸行善事。寡化不一而足。人皆厭之。曰：彼借端取利。無怪其然。乾聞而歎曰：如某某善舉。理所當行。而誣我網利。心實無愧。其妻舅刺之曰：我亦不信汝無利心。如無利心。卽是沽名。名亦利也。恐爲鬼神所忌。乾笑而不答。只管樂行。年五十外。運日通。財日積。享壽八旬。合掌坐化。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增論 關帝之諄諄立教者。無非憫人之墮罪而警之也。若世人夢夢瞻玩不遵。則負立教之苦衷。罪不容於死矣。因而上干。帝怒叱以利刃試之。骯髒蠢輩何堪汚此寶器耶。然帝心終慈。不忍頸血之湧。鋼刀雖快。不斬悔過之人。仍望其悚然猛省。卒爲善士而已。其卽釋門之棒喝。孔門之杖叩也夫。







明徐仙湄倡首募化建修關帝廟所化分金貯於公處  
 既而採買磚瓦木料俱經湄手湄信手侵用眾善友責令  
 補出湄曰只管完工總不整齊有罪我受與人無干眾善  
 友亦無可如何開光日湄忽中風頭疼欲裂自言上香時  
 帝傍有黑面虬髯大漢舉刀劈我腦遂得此症言罷死  
 於殿臺下





陳益修濟寧州諸生。城內有關帝廟。倒塌崇正癸未秋八月。益修釀貲重修。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為清真寺。訟於官。益修力爭之。官令重修。關帝廟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餽陳。陳正色拒絕。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時兗郡新破。冬十月。生花等乘變糾黨百餘。截陳交捷之髡。其鬚糞其口。劈其面。體無完膚。一人曰。是目尚存。去目成廢人。終莫予毒。遂剗雙睛於河。一人曰。拽歸陳家。即死猶疑案也。仍謀預買瞽者。詐稱劉回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瞽欲盡滅陳氏。陳家先避得免。然室貲抄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抬置炕上。灌以湯。夜半稍甦。夢一大人。綠衣金幘。持酒謂曰。母畏我來救子。飲此酒不死。強飲之。嚙下喀喀有

晴

旋

聲神少定。傍一人藍衣唐巾。飄若仙流。曰。吾來醫子。腦中皆死血。傾出方可活。遂擊腦後。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止。曰。是尚無目。綠衣者曰。隣家籬內有羣羊。可取眼與之。即命從人割羊眼二枚。捧至。納於陳眼眶中。陳雙目忽明。州里詫異。楊亦驚服。謝罪。請自埋瞽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旋十三人。俱戮於市。剗眼剖心。碎屍回計。陳被害時。八閱月耳。乙酉。陳售於鄉。關帝先托以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永相連。書投其人。忽失所在。閱書後解。曰。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丙戌登第。選青陽縣令。有聲。行取戶部

剗



陽明先生全集卷一  
主事有順天王子發作傳記行世

敬天地

增論天高地厚之恩莫可名狀人孰不云當敬耶 關  
帝揭出敬之一字所以破小人之見而勵君子之行也  
彼小人者平日若不知有天地而值病極則祈天地痛  
極則呼天地窮極困極則哀訴乎天地不敬於無故之  
時而求於有故之頃此真小人之見矣若君子凡事只  
靠天地爲主不怕人怒而惟怕天地之微怒也不怕人  
害而惟怕天地之欲害也不求人悅而惟求天地之一  
悅也不求人憐而惟求天地之肯憐也享富貴則曰天  
地所賜必思有以酬答之處貧賤則曰天地所定必思  
有以感格之或敬以克己或敬以造命此真君子之行



也。噫世間惟中人過半耳。率皆向天地而叩首。供天地而焚香。輒曰敬在是也。亦勝於漠視天地者而已。烏足以云敬哉。



陽明先生全集卷一

謝天清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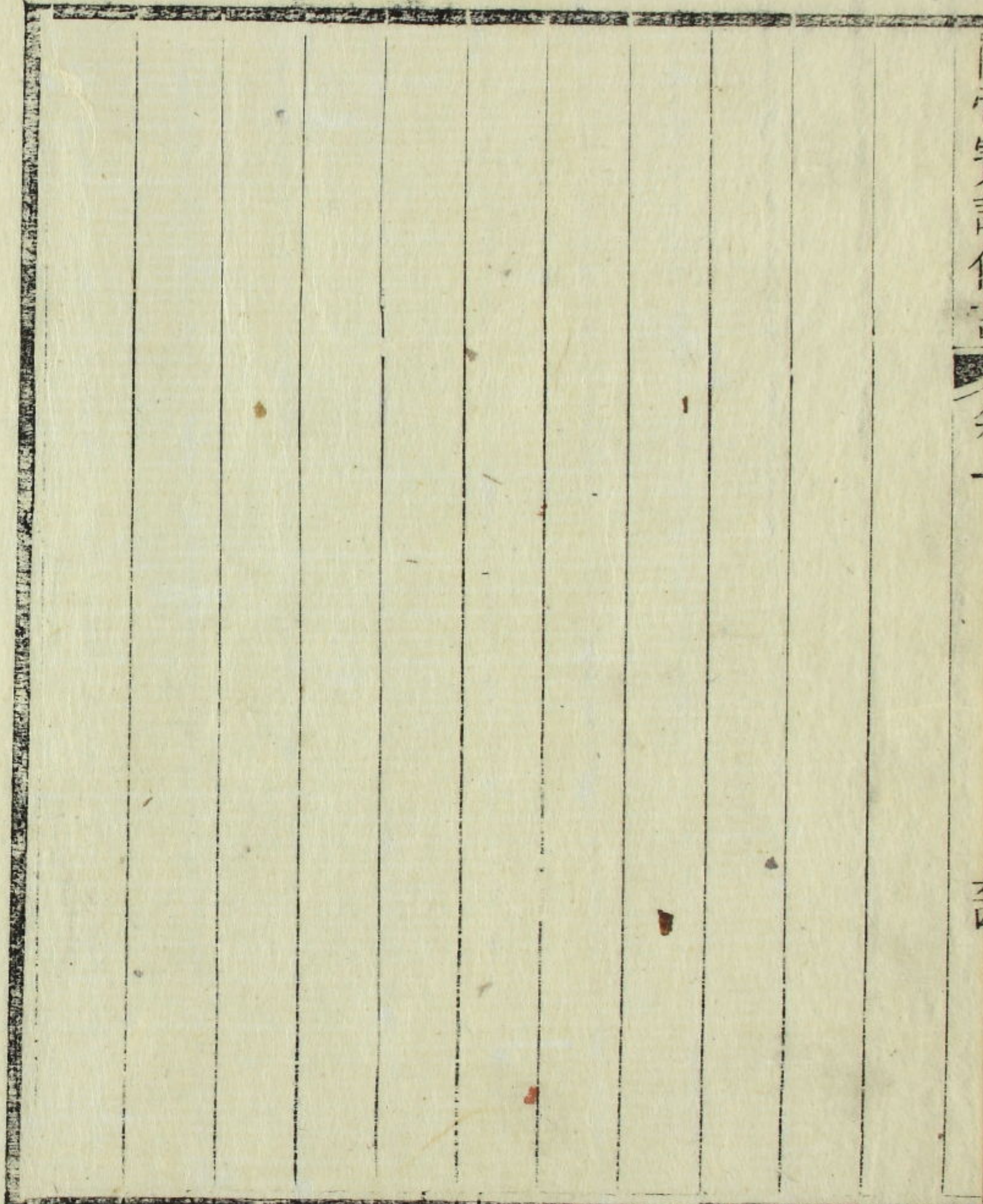
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及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二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無故。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禮神明

增論。觸處皆神。人特未之見耳。嘗見世人度日。暗有災難。並不知覺。而忽過者。皆神之庇也。若不知覺。而猝懼者。皆神之使也。至現有災難。虔心禱祀。而始脫者。乃神之暫宥也。若虔心禱祀。而弗免者。乃神之不赦也。且神之名號不同。而與人最親者。一室有屋漏神。一家有司命神。一邑有城隍神。更有神之至尊莫尚。至靈莫測者。總皆宜敬。而不宜褻也。故曰禮焉。若夙不信神。漫不為禮。乃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惡得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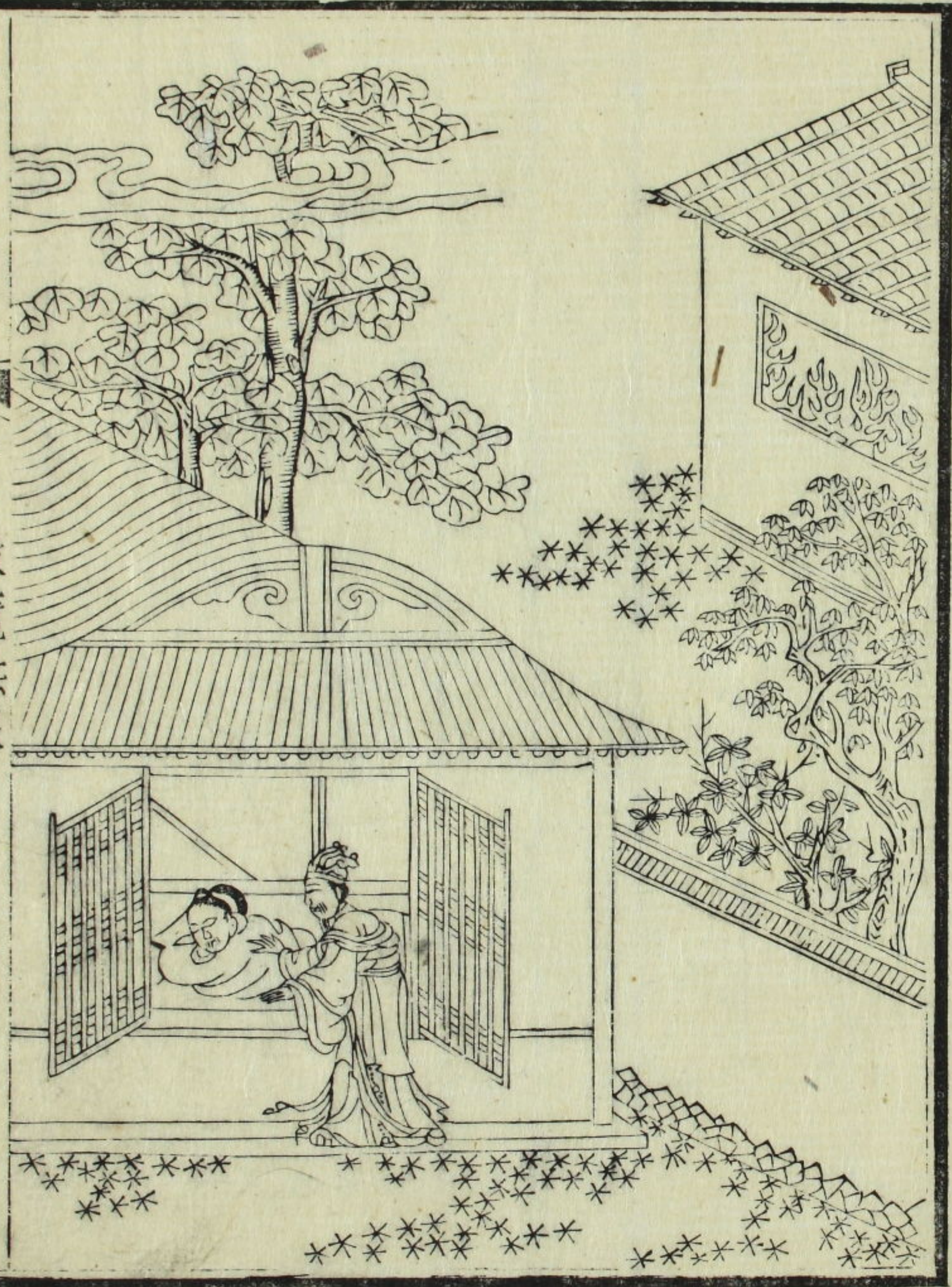
內井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病忽危。自言恍如處曠野。見數人遙呼符公。何以至此。相引至一官府。有吏自門內探望曰。豈鼎州符仲信乎。此人本合餓死。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半生不燒香。睡起遲。今皆削盡。數人曰。二者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不敬神明也。睡起遲。多淫慾也。何為小過。衆相顧驚曰。厚德如符公。猶以此奪算。况為惡者乎。





曹基與呂端爲會文友。夜間共宿。端每將溺器置竈臺上。基勸之曰。此竈神也。烏可得罪。端曰。竈神所管何事。基曰。竈神與人最親。司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顯。昔記之。每月晦日。詣天白人罪狀。登記分別。降災錫福。爾如不信。盍觀黃帝經乎。端取經細閱。內云。凡人求乞男女。生產平安。盜賊不侵。疾病痊可。瘟疫消除等事。皆當祭告竈神。端悚然。因約基倡衆起祀竈神會。逢朔日。焚香供獻。虔心頂禮。後基厨房夜失火。基睡熟。忽有人推醒。驚起將火潑滅。一日端家夜有賊。挖壁已透。忽燈燭乍明。賊驚去。方知爲竈神之顯應也。

挖

奉祖先

增論祖而曰先。乃由祖而上。更遡乎其先也。其積德累功。不知若何辛苦。而始澤衍至今矣。倘謂歷年已久。不復奉祀。則本本水源之意。不幾絕歟。惟於歲時伏臘。奉之唯虔。約族中服遠服近之人。咸集而拜叩焉。且曰。吾儕今日分門立戶。富貴貧賤不一。而自祖先視之。皆其後裔耳。必相和相助。而後祖先之靈乃無悞焉。則於一奉祀間。而又有篤親之義也。

悞



關帝實訓象注

卷之

病悟歸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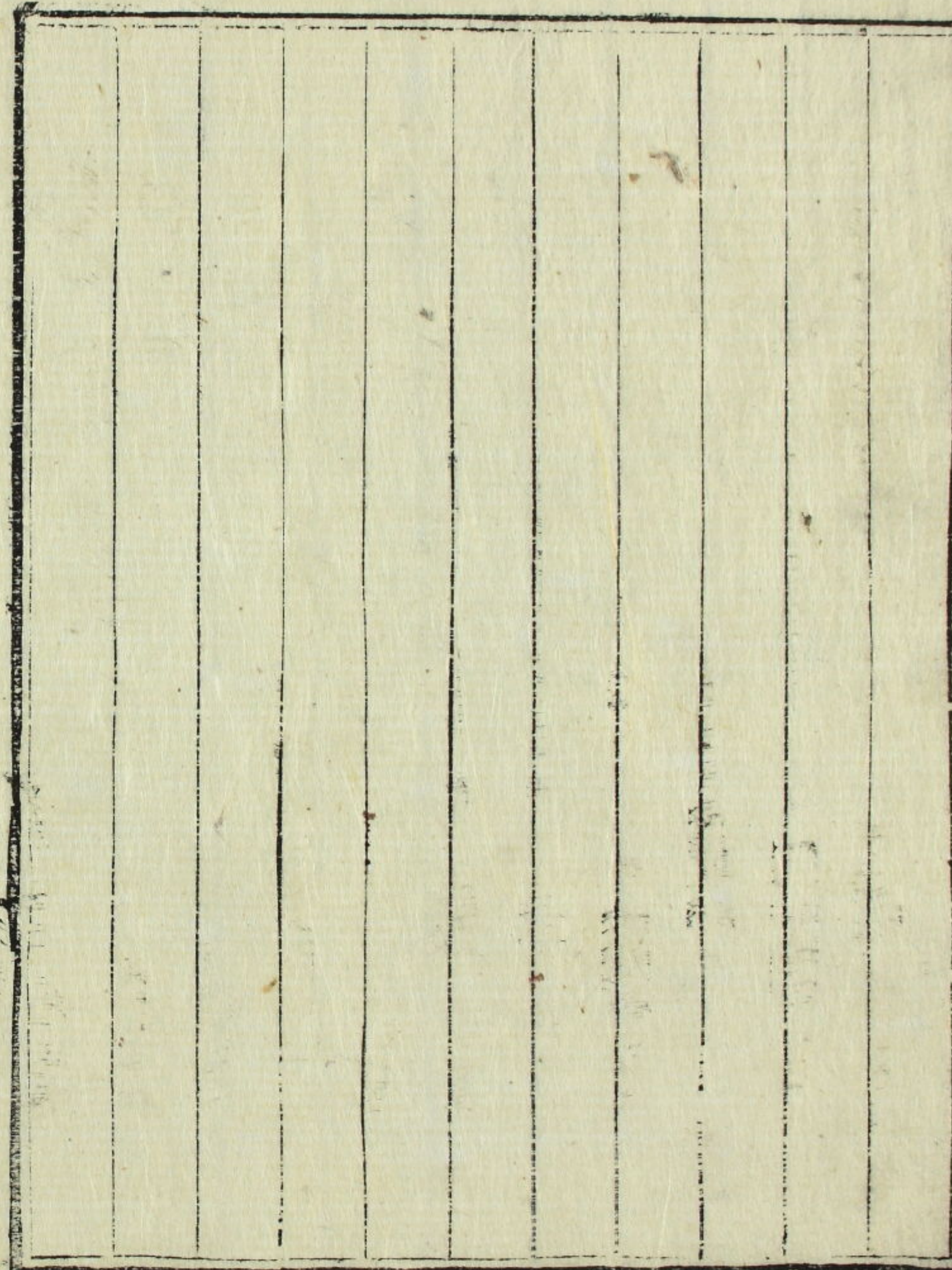
三



關帝實訓象注

卷之

三





秦克遠廣東拔貢由教職入爲國子先生背生一頑瘡時  
舉發痛難忍一名醫治弗愈且曰人事已盡此恐有天譴  
也適其舅在傍謂遠曰爾惑於風水祖父兩柩未葬天譴  
其卽此乎遠大悔卽告假回家十日內兩柩俱葬又十日  
瘡忽愈不復發後見人有淹親柩者卽以此感應戒之

謹

孝雙親

增論雙親在堂乃人生第一樂事爲子者正當竭力盡  
孝及時奉養古孝子所以有唯日不足之心者誠以喜  
在此懼亦在此也不見世之失怙者乎欲孝父而何追  
也不見世之失恃者乎欲孝母而無由也甚至父母俱  
亡而劬勞之恩徒存諸夢想罔極之思僅形諸寤歎又  
孝子終身抱恨而莫解者也雖終身貧賤猶以不獲菽  
水承歡爲憾若一旦居高官食厚祿席豐履豫而父母  
不獲身受其奉其遺憾更何如耶說者謂祭掃維虔亦  
足云孝不知黃土長埋日落狐狸眠塚上綠醅空奠一  
滴何曾到九泉尤人子所慟不能禁淚盡而繼之以血



者也。念及此而知雙親咸在至幸也。念及此而知雙親垂老可危也。語云：說到悲哀無用處，高堂越健越心忙。孝烏容緩歟。





戴華事親孝。幼與父母同宿。及冠。父母為議婚。華辭曰。奈何舍二親而與他女子眠乎。且承歡膝下。婚遲無礙也。父歿。華號泣將絕者數四。已仰見母髮白。涕泗不令母知。或奔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年。母病危。華哭甚哀。聲達於里。一日忽寂然無聲。戶不啟。隣父老排闥入室。其母已死。華跌母傍。候其氣似垂絕者。急灌以湯。得甦。隣父老責以大義曰。毀不滅性。若即死。鬼其饒乎。華不得已。勉進湯。既免喪。隣父老勸其娶妻存祀。於里中慎擇一女。曰。是可配孝子矣。華方有室。其時貧甚。炊烟屢斷。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每供食。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墮淚。後子孫貴顯數世。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令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我呼喚熟也。器用取其朽壞者。曰。我使用慣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我少時所治。意甚戀也。諸弟不能自守。致破家產。包復賑給。曰。我父母陰靈。知諸弟不失所。庶瞑目地下耳。安帝聞其孝。拜侍中。不受。賜穀千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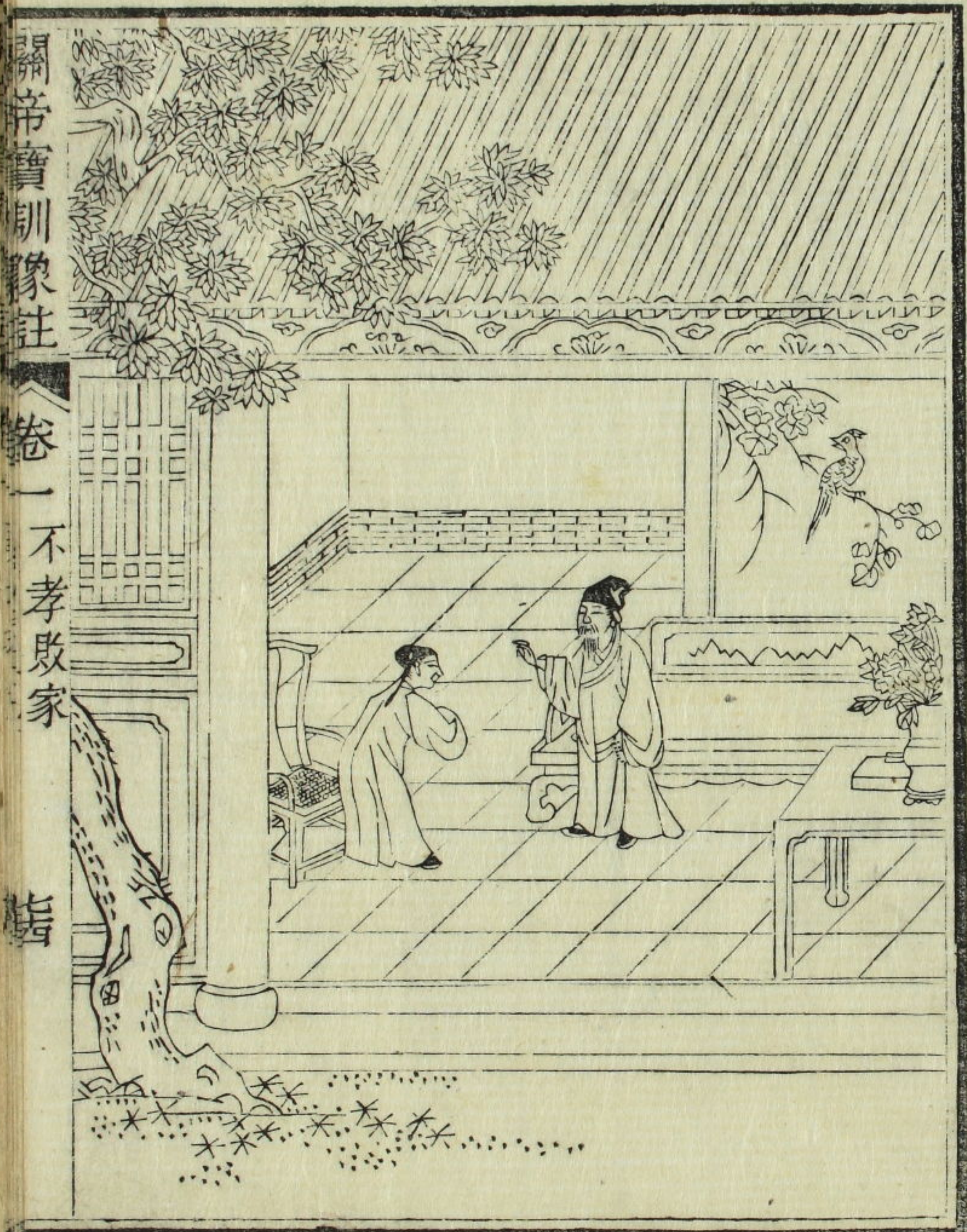
陶明元諱煜。弱冠事元武神甚謹。母病心痛。則拍張跳躍。齧牀簀衾褥。以抒苦楚。歲濱死者六七次。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嚼舌。以分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如有靈。疾庶其瘳。禱畢。卽引刀自割。忽有童子自外跳入。叱曰。母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良久甦。乃隣兒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賜。吾母其瘳矣。如方治之。藥甫入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發。





傾

關帝實訓像言 卷一  
崔沔母失明。傾家求醫。藥砭悉備。每良晨美景。必扶持宴遊。笑談陳說於前。母不自知其有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居官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慰安也。子佑甫。為唐賢相。



關帝實訓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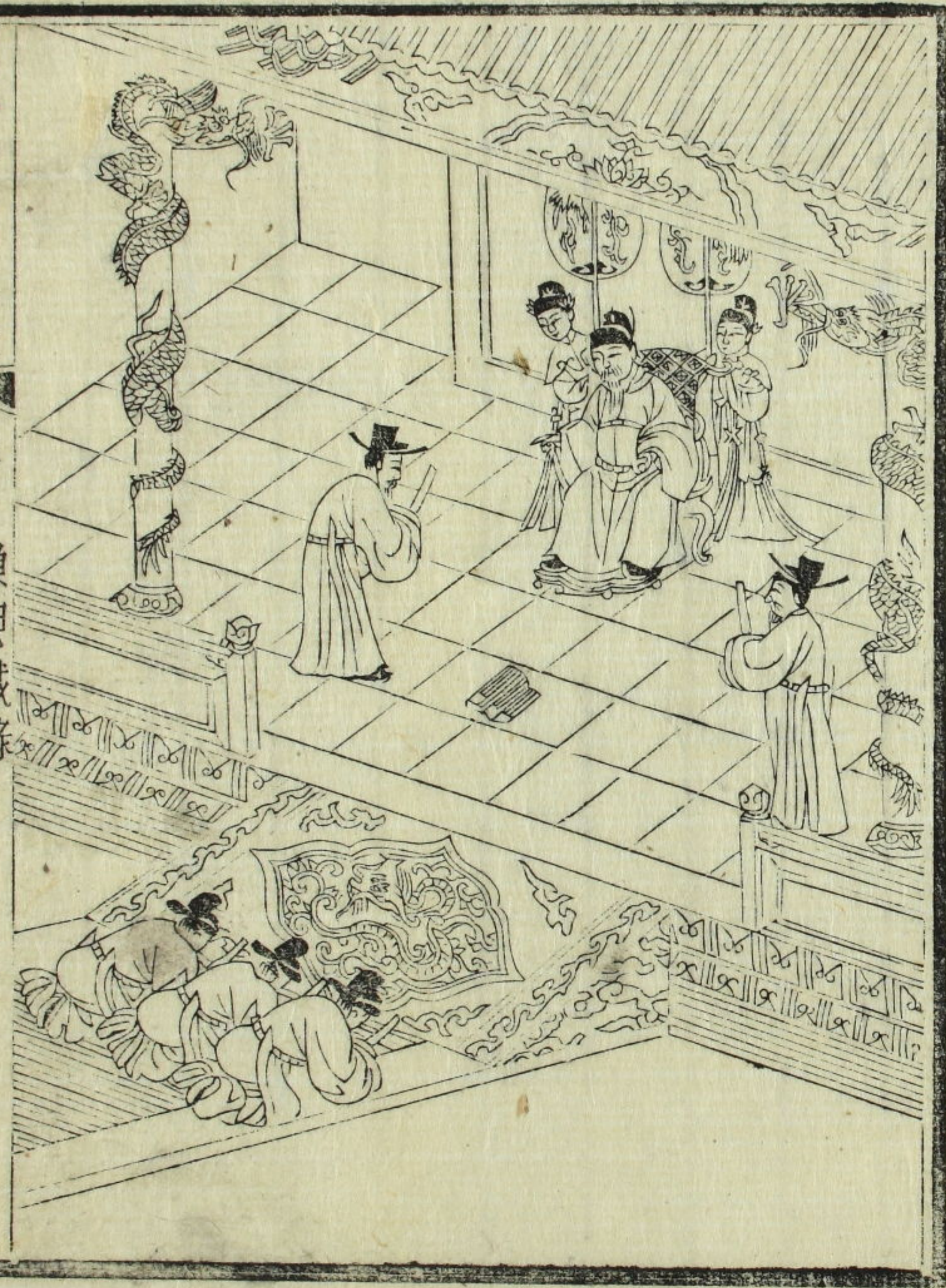
卷一

不孝敗家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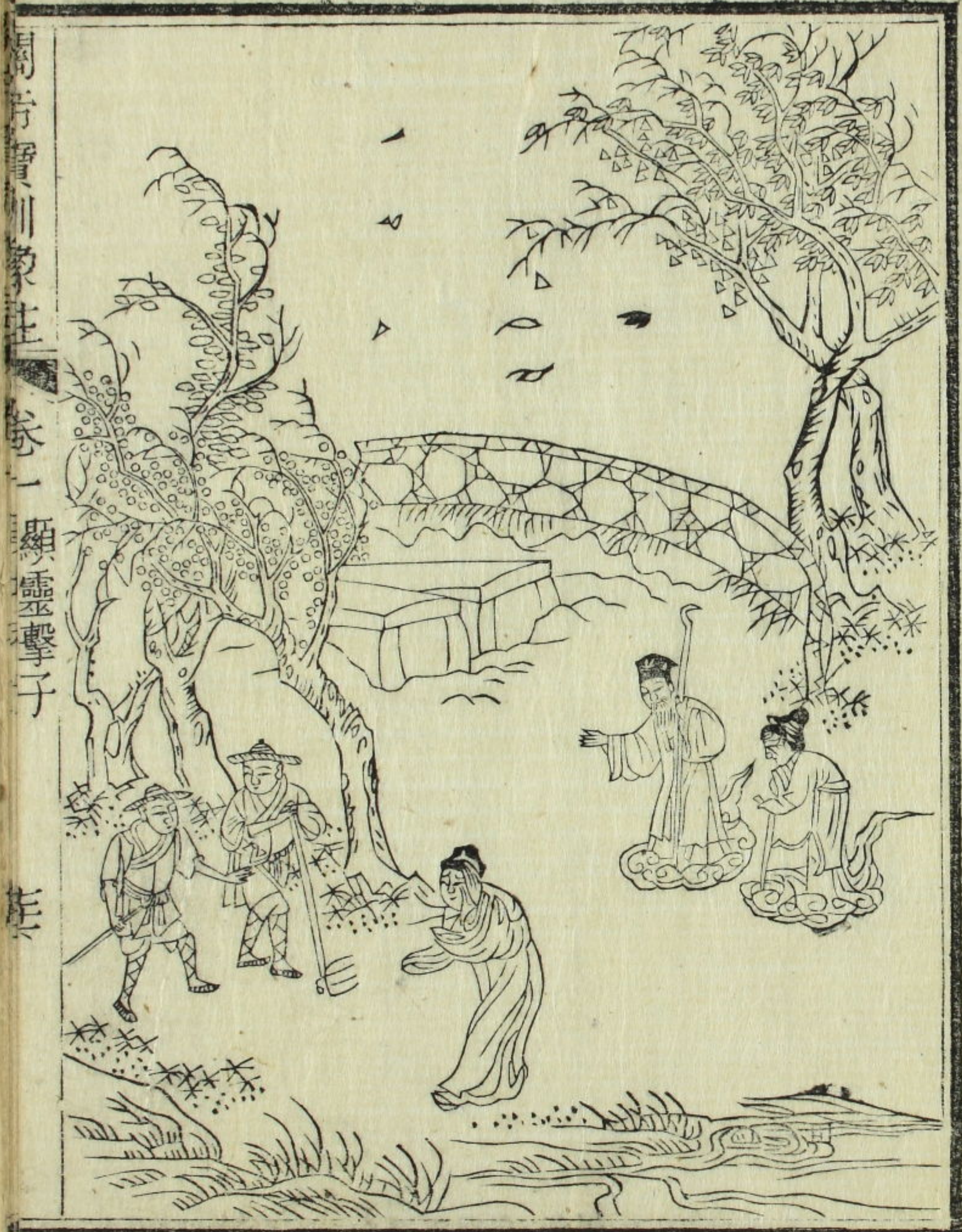


蘇州嚴太守曾孫某。生長富貴。美丰姿。能文章。善談論。而獨不講孝弟。倫理乖違。其後家業耗敗。且無子。善士顧瑞徵。每勸戒之。始能改悔。方生一子。亦不孝其父母。甘爲下賤。家聲乃墜。





明宮詹公子某因其嫡嫂十八歲守志。父命為嗣。恩勤倍至。少年中鄉榜。時尚事之如母。後漸不復敬禮。自是屢科不中。又後幾科始中進士。然其才高貌美。詩古文字無一不善。臚唱日眾。薦為大魁。上不允。而薦者不已。上以卷投地曰。天下豈有無母的狀元。蓋殿試策中天地父母四字。獨失母字。眾皆不見耳。降第二甲。選縣令。二年不得其死。噫。使非負寡嫂之恩焉。知不大魁天下。而久享富貴乎。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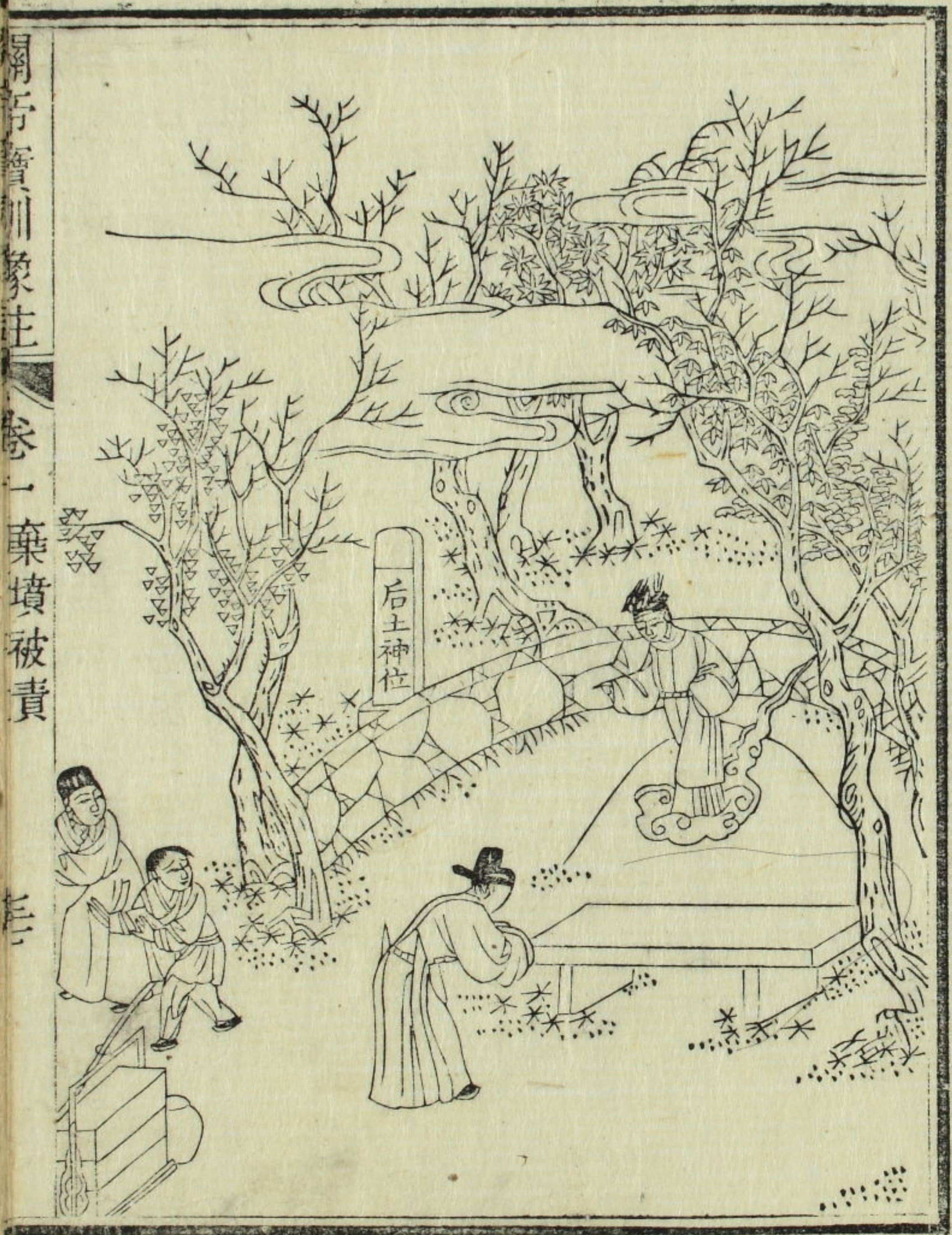
關帝聖訓傳註

卷一 顯靈擊子

七



明朱世寶正定人。父歿。遺下房產田地。兄弟四人均分。未數年。其諸弟俱各費盡。不能度日。世寶家益興。一味奢侈。任諸弟之落魄。莫肯少顧。一日新擇塋地遷葬。前一日看墳人見其父母夜坐塚旁泣曰。世寶任意奢侈。並不照管諸弟。不能曲體親心。是為不孝。遷葬我不欲去。其母曰。世寶但將暴殄之處。略為節省。即照管諸弟。而有餘。乃以家業既分。遂坐視其死而不救。明日顯靈以警之。次日世寶起棺時。忽狂風大作。親見其父母掌擊其耳。回家即兩耳全聾。一無所聽。





孔墳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前。  
 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折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  
 當如是耶。陰司欲罪汝。警世。爲汝處官。修謹。姑置之。自此。  
 切須勤視墳塚。歲設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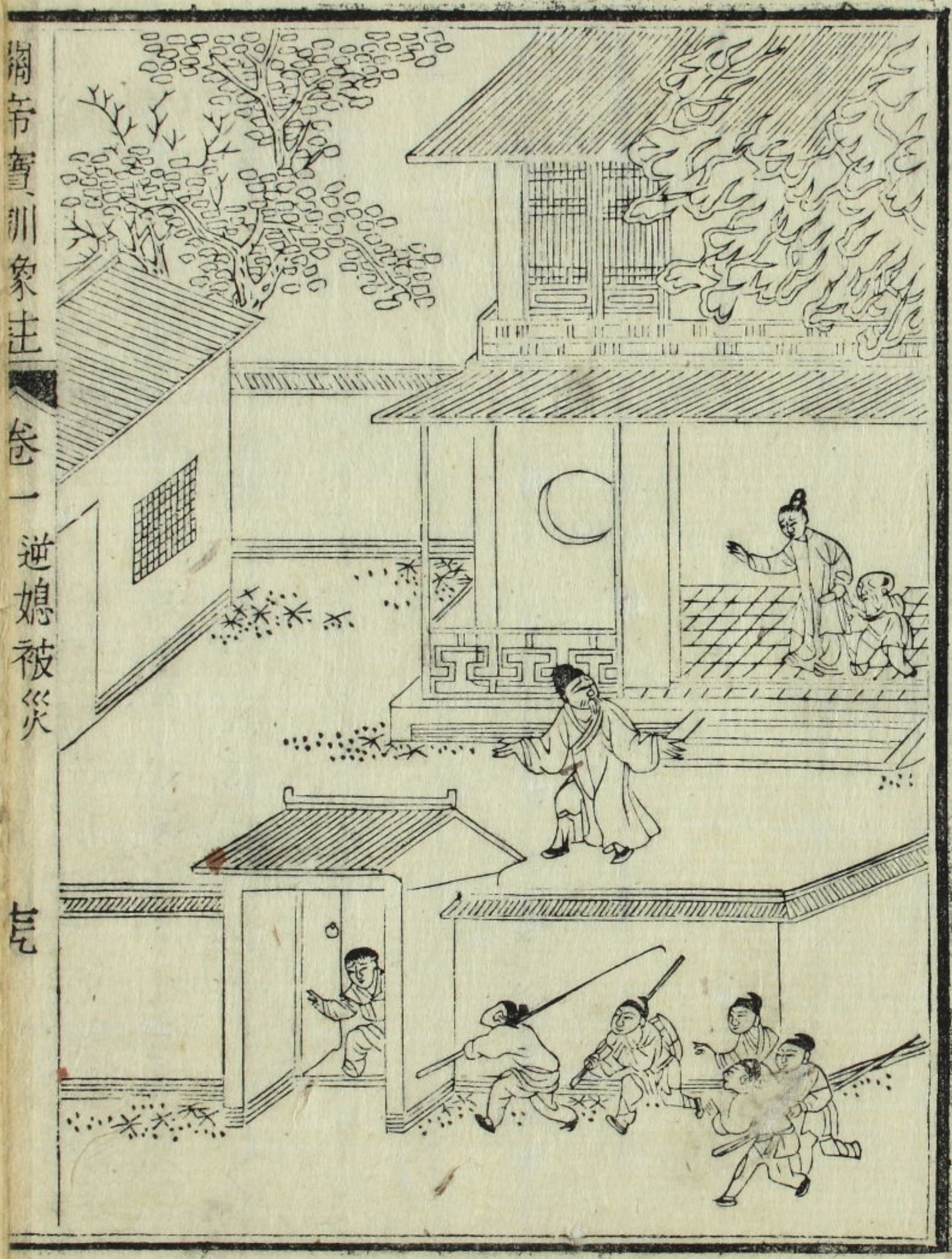
關帝實錄卷一

神衛孝婦

辰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為媳。順治甲午三月瘟疫流行，轉相傳染，死者甚眾。以至親戚皆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時媳寧母家，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及夫皆病甚，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便隻身就道。成在家見鬼相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須速避去。由是八人皆得無恙。



關帝實訓象注

卷一 逆媳被災



寧郡民徐三娶婦辛氏。有奩資其翁。逋欠官稅。婉諭于媳。以衣飾暫付質庫。婦不應。私捲其衣飾。將寄貯母家。其臥室在樓上。忽火發。獨焚其樓。奩資盡燬。時方白晝。觀者如堵。咸謂不孝之報。



